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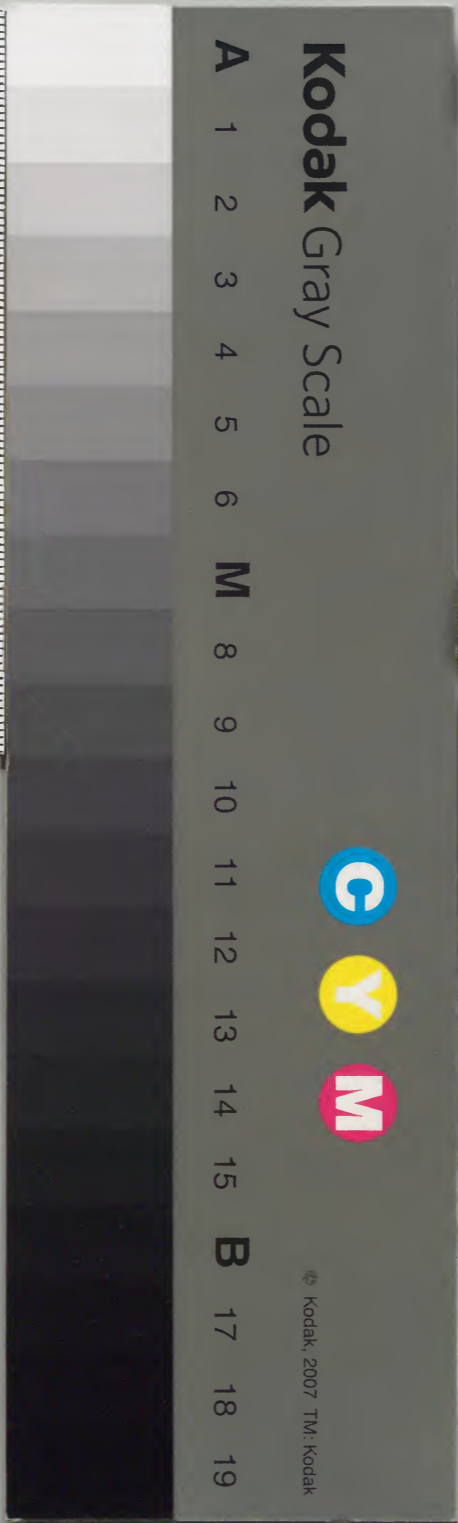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四	七	三
一	二	三	四
六	三	六	三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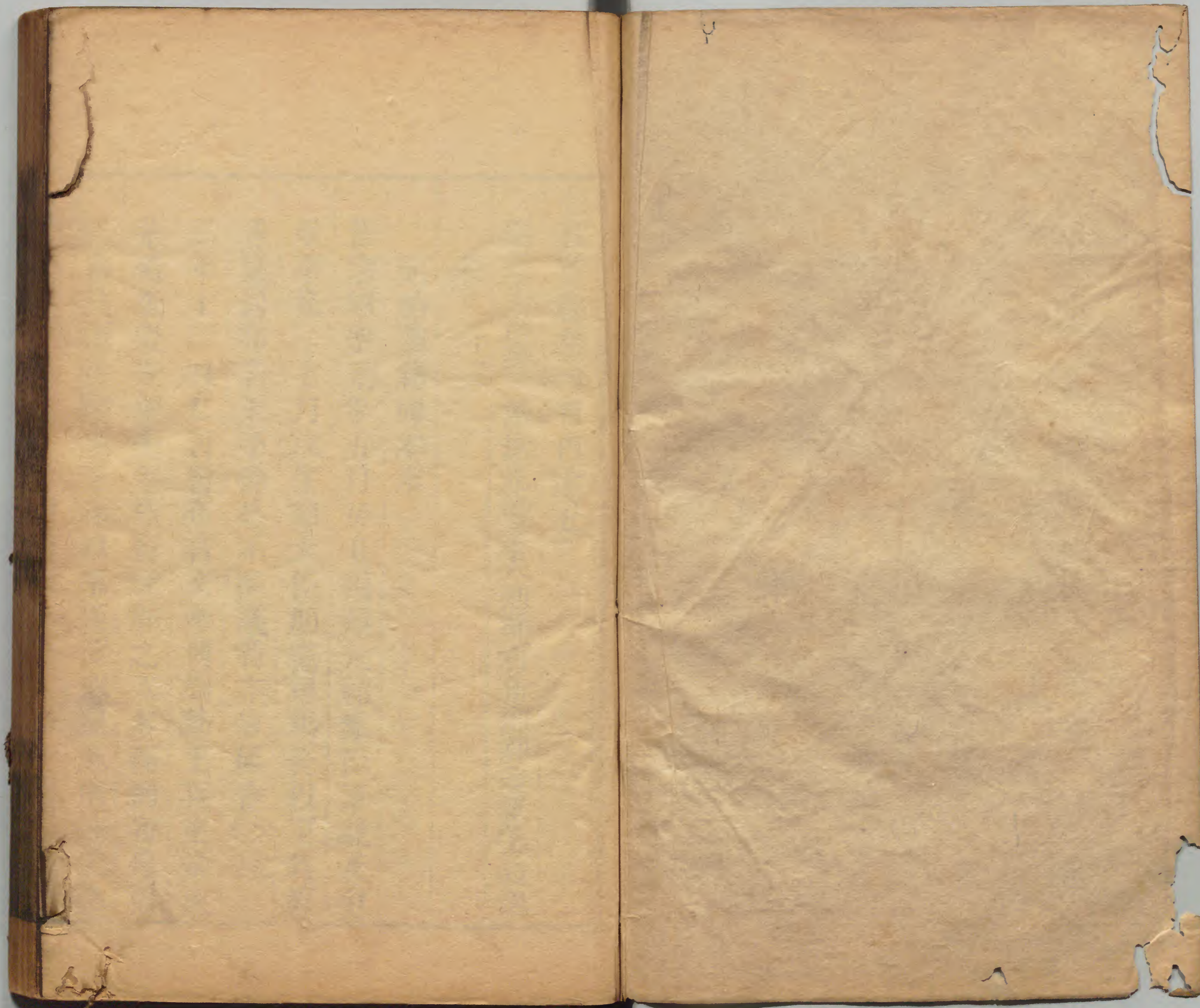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五	二	四	漢
七	一	三	書
函	六	七	類
冊	三	三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73
冊數	63 (58)
函號	297 110

金石萃編

百四十五之七





21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宋二十三

元祐黨籍碑本末

淺草文庫



哲宗紹聖元年五月癸丑編類元祐羣臣章疏及更改事條 七月戊午詔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輕重議罰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 宋史本紀
二年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彥博劉摯王存王巖叟輩皆詆毀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網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編類元祐以來臣僚章疏及申請文字

密院亦合編類帝以爲然許將再奏曰密院已得指
揮編修文字乞便施行從之

四年正月丙午詔應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類定
姓名責降人子孫弟姪各不得住本州其鄰州內子
孫仍竝與次路遠分合入差遣已授未赴并見任人

竝罷

以上續資治通鑑

三月壬午命官編類司馬光等改廢法度論奏事狀

宋史本紀

三月壬午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前日追正司馬光等
罪惡實狀竝取會編類人爲一本分置三省樞密院

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從之章惇蔡卞請命序辰及
直學士院徐鐸主其事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者
四月丁酉進編臣僚章疏一百四十三帙五月
辛未詔榜示朝堂曰朕獲承先構永惟休烈盛美欲
以昭示萬世而頃遭羣姦逞臧力肆詆排政事人材
廢毀殆盡思與卿士大夫共承厥志念今在廷之臣
乃陰懷私恩顯廢公議以姦臣所斥逐爲當罪所變
更爲得宜以先帝所建立爲不然所褒擢爲非當借
譽餘黨幸復甄收扇爲是非不定之論欲開善否更
用之端朕察言觀事灼見邪心欲正典刑當申儆戒

其或怙終必罰無赦

元符元年二月丙申詔河北路轉運副使呂升卿提舉荆湖南路常平等事董必竝爲廣南東西路察訪蔡京等究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遣二人嶺外謀盡殺元祐流人時朝廷猶未知劉摯梁燾之死已而知之二人竝罷 初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者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又責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嶺意猶未慊仍用黃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皇后帝頗惑之

最後起同文獄將悉誅元祐大臣內結宦者郝隨爲助專媒孽垂簾時事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逮赴詔獄欲使證宣仁廢立及士良至以舊御藥告并列鼎鑊刀鋸置前謂之曰言有卽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就戮京惇無如之何但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廢立之議由是得息 六月壬寅詔蹇序辰安惇看詳元祐訴理所陳述語言於先朝不順者職位姓名別具以聞序辰初有是請帝亦厭之蔡卞勸章惇力使必行故有是詔自後緣訴理被禍者凡七八百人序

辰及惇實啓之九月丙辰蹇序辰安惇以訴理事
入對曾布言此事株連者衆恐失人心昨朝廷指揮
令言有不順者具名聞奏中外皆以爲平允然恐議
論者更有所加願聖意裁察臣嘗謂訴理之人本無
可罪今刑部左右兩曹一主斷獄一主叙雪蓋自祖
宗以來凡得罪輕斷訴雪者比比而有但元祐用事
之人特置一司以張大其事信爲可罪其訴雪者似
不足深責帝深納其言而序辰及惇所陳已紛紛矣
十一月甲子除元祐餘黨及特旨行遣者竝與量

移以上宋元通鑑
續資治通鑑

徽宗卽位元符三年四月先是韓忠彥言哲宗卽位
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獻言者以千百計章惇旣相乃
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指爲謗訕前日應詔者
大抵得罪今陛下又詔中外直言朝政闕失若復編
類則敢言之士必懷疑懼臣願急詔罷局盡哀所編
類文書納之禁中中書舍人曾肇亦言祖宗以來臣
僚所上章疏未嘗編寫蓋緣人臣指切朝政彈擊臣
下皆是忘身爲國不顧後禍朝廷若有施行往往刊
去姓名只作臣僚上言所以愛惜言事之人不使招
怨若一一編錄傳之無窮萬一人子孫見之必結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五
四
深隙祖宗以來未嘗編錄意恐在此今編錄既非祖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且元豐八年四月已前上至國初元祐元年四月十二日已後下至今日章疏何為皆不編類而獨編此十年章疏臣所未喻欲乞指揮將中書樞密寫人等竝各放罷帝嘉納之癸亥詔罷編類臣僚章疏局翼日吏部侍郎徐鐸取已編類成書者悉行進入冬十月初章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剥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官如安惇蹇序辰受大臣風

論傳致語言指為謗訕攷之公論宜正典刑于是二

人竝除名放歸田里而貶章惇武昌軍節度副使潭

州安置

歷代通鑑輯覽宋元通鑑

十一月詔攷元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

公至正消釋黨朋遂詔攷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

邪正雜進矣

通鑑輯覽

攷元詔下御史中丞王覲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

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為戒時任事者多乖

異不同覲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

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於

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爲善述神宗作法於前子孫當守於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宋元通鑑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任伯雨又言蔡卞惡甚於章惇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廢

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而後行二也官中厭勝事作卞乞掖庭置獄只遣內臣推治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疏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激怒哲宗致鄒浩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行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惇遲疑未應卞以二心之言脅之惇卽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六也卞陰狡險賊惡機滑天門生故吏徧滿中外今雖薄責猶如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也奏入不省十一月壬午三省奏

事訖曾布獨畱進呈內降起居郎鄧洵武所進愛莫助之圖其說以爲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之者其圖如史書年表例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爲七隔每隔旁通左曰紹述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其餘每隔止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皆在其間至百餘人又於左序別立一項小貼揭去布密稟揭去臣僚姓名帝曰洵武謂非相蔡京不可以不與卿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所陳旣與臣所見不同臣安敢與議明日遂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乞

籍記異論之人於是帝決意用京矣

宋元通鑑

十一月再詔改元曾布主于紹述請改明年元爲崇

寧帝從之

通鑑輯覽

崇寧元年五月庚午臣僚上言先朝貶斥司馬光等異議害政播告中外天下共知方陛下卽位之初未及專攬萬機當國之臣不能公平心意檢會事狀詳具進呈以次率復今日再招人言遂至煩紊伏望陛下明諭執政大臣使公共叅議詳酌事體原輕重之情定大小之罪上稟聖裁特賜行遣如頃可欺君負國之實迹自宜放棄不足收卹其間亦有干連牽挂

偏執愚見情非姦誣者乞依近年普博之恩使有自
新之路則天下之氣平而紛紛之論息矣乙亥詔故
追復太子太保司馬光呂公著太師文彥博光祿大
夫呂大防大中大夫劉摯右中散大夫梁燾朝奉郎
王巖叟蘇軾各從裁減追復一官其元追復官告竝
繳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趙高孫升孔文仲朱光
庭秦觀張茂則范純仁韓維蘇轍范純粹吳安詩范
純禮陳次升韓川張耒呂希哲劉唐老歐陽棐孔平
仲畢仲游徐常黃庭堅晁補之劉跂王鞏劉當時常
安民黃隱張保源汪衍余爽湯馘鄭俠常立程頤張

與等四十人

通鑑輯覽宋元通鑑俱作四十四人

行遣輕重有差唯孫固爲

神考潛邸人已復職名及贈官免追奪任伯雨陳祐
張庭堅商倚等竝送吏部令在外指射差遣陳瓘龔
夬竝予祠其司馬光等責詞皆曾布所草定也又詔
應元祐竝元符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
係前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
世等五十七人竝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通鑑

輯覽崇寧元年五月詔籍元祐元符黨人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
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
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補之商倚張
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鄂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
魯君貺陳瓘龔夬江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庭張翼張士良曾燾
趙約談襄揚偁陳佺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不得與在京差遣

丙子詔

應元祐以來及元符末未嘗以朋比附會得罪者除已施行外自今以往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責者亦勿復輒言 八月丙子詔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朱光庭孔平仲孔文仲呂大防劉安世劉摯蘇軾梁燾李周范純仁范祖禹汪衍湯鉞李清臣豐稷鄒浩張舜民子弟竝毋得官京師 按宋史本紀云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毋得官京師此所載只二十人為異 九月乙未詔中書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分正邪各為三等於是中書奏正上鍾世美喬世材何彥正黃克俊鄧洵武李積中六人正中耿毅等十三人正下許奉世等二十二入邪上尤甚范柔中等三十

九人邪上梁寬等四十一人邪中趙越等一百五十二人邪下王鞏等三百十二人已亥御批付中書省應元祐責籍并元符末叙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進入于是蔡京籍文臣執政官文彥博等二十二 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呂大防劉摯梁燾王巖叟范純仁王珪王存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通鑑輯覽宋元通鑑載二十四人增多韓忠彥鄭雍二人餘並同此 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 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尚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觀范純粹楊畏昌陶王古 餘官秦觀等四十八人 秦觀湯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鄒浩張舜民 內 司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耒黃隱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汪衍孔平仲王鞏張保源余爽鄭俠常立程頤余卞唐義問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佑任伯雨陳鄂朱光裔蘇嘉陳瓘龔夬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徐常劉當時馬琮謝良佐陳彥默劉昱魯君貺韓跋



臣張士良等八人

張士良曾熹趙約譚辰楊侗陳恂張琳裴彥臣

武臣王獻可等四

人王獻可張翼李備胡田

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

禮門

攷異曰此據長編所列姓名人數李燾曰七月二日魯君貺劉昱李常呂仲甫朱光裔馬琮劉當時謝良佐陳彥默八人已出籍恐此姓名不當又見九月十七日十七日即己亥也今按宋史徽宗紀崇寧元年九月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餘官秦觀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而長編所列姓名止一百七

人尙少三人恐有遺脫其出籍八人又不當在內則所闕共十一人矣又二年九月從臣僚之請頒端禮門石刻于天下長編載御史臺抄錄到名數又止九十八人彼此參錯不齊未知何故按考異所引李燾長編載已出籍者八人今以碑校內李常前作徐常此八人碑已無名而此外尙有韓跋一人不見於碑又按通鑑輯覽所載二百二十人姓名次序詳畧與此不同併錄於此以備攷云時元祐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畧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容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及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又按薛氏

通鑑所載百二十人除宰執二十四人與輯覽同其待制以上官曰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勛顧臨趙君錫馬默王玘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總寧之純趙彥若趙尚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覲范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鮮于侁賈易鄒浩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績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詩張耒歐陽棐陳瑾鄭俠秦觀徐常湯馘杜純宋保國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常立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佑任伯雨朱光裔陳鄂蘇嘉冀共歐陽中立吳壽呂仲甫劉當時馬琮陳彥劉昱魯君貺韓跋內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裔王侗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張翼李備胡田凡百二十人較輯覽加詳而次序與此本迥異姓名亦間有不同

庚子贈宣

德郎鍾世美爲右諫議大夫錄其子爲郊社齋郎世

美元符末提舉福建路常平應詔上書乞復熙寧紹

聖政事至是第爲正上等第一故有此恩餘正等四

十人悉加旌擢其邪等五百四十二人降責有差

都事略小異詳見下以上並續資治通鑑

冬十月戊辰詔責降宮觀人不得同一州居住丙子
劉奉世等二十七人坐元符末黨與變法並罷祠祿

宋史本紀

冬十月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豐稷
陳瓘等于遠州時元符皇后閤宦者郝隨諷蔡京再
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
復后為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適殿中侍御史石豫左
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言復瑤華之廢后
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逃小臣
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京等皆

主其說帝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
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
李清臣雷州司戶叅軍黃履邠州團練副使安置翰
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
人于遠州擢馮澥鴻臚寺主簿宋元通鑑
十一月甲辰詔曰元符末下詔求直言蓋欲廣朕聞
見裨益政治比以所上章疏付之有司攷其邪正令
具名來上其間忠言讜議指陳闕失力陳父子兄弟
繼述友恭之義者四十一人悉令旌擢以勸多士內
有附會姦慝誣毀先帝政事總五百四十一人然言

有淺深罪有輕重取其詆毀謗斥尤甚者三十人可逐之遠方次等四十一人其言亦多詆訛各逐等第責降以戒為臣之不忠者

東都事畧徽宗紀 按此即續通鑑九月庚子一條而詳畧小異因并錄之以

倫恭

十二月丁丑詔諸邪說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

二年三月乙酉詔黨人子弟毋得擅到闕下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癸卯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五百三十八人其嘗上書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黜之

並宋史本紀

時李階舉禮部第一階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魁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惇兄也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帝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於卿等亦竝黜之皆從蔡京言也 四月乙亥詔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馬涓文集范祖禹唐鑑范鎮東齋記事劉攽詩話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板悉行焚毀 詔追毀程頤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覺察時臣僚上言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勸講經筵有輕視人主

之意議法太學則專以變亂成憲為事故有是詔
六月庚申詔元符末上書進士頗多詆訕令州郡遣
入新學依太學自訟齋法候及一年能草心自新者
許將來應舉其不變者當屏之遠方 七月辛卯詔
上書進士見充三舍生者罷歸乙巳吏部言程頤子
端彥見任鄆陵縣尉即係在京府界宜放罷從之因
下詔責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 九月
壬午詔宗室不得與元祐姦黨子孫及有服親為婚
姻內已定未過禮者並改正庚寅詔上書邪等人知
縣以上資序竝與外祠選人不得改官及為縣令

臣僚上言近出使府界陳州士人有以端禮門石刻
元祐姦黨姓名問臣者其姓名雖嘗行下至於御筆
刻石則未盡知近在畿甸且如此况四遠乎乞特降
睿旨以御書刊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司
長吏廳立石刊記以示萬姓從之

攷異云長編御史臺抄錄到元祐姦黨曾任宰臣文彥博

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執政官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安燾符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勛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禹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觀范純粹楊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鄒浩張舜民餘官秦觀湯械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耒歐陽棗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蓋張保源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鄂朱光裔蘇嘉陳瓘龔夬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儁而內臣武臣不與焉通計止九十八人其所列姓名次序亦與元年小異今具錄以備叅攷云 按此條與元年小異者曾任

宰臣內韓宗彥鄭雍二人為元年所無餘俱相同

十一月庚辰詔以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委監司舉察必罰無赦 十二月丁巳詔臣

僚姓名有與姦黨人同者竝令改名從權開封府吳

拭奏請也時改名者五人朱級李積中王公彥江湖

張鐸 按碑有江湖無江湖張鐸姓名亦未見

三年春正月辛巳詔上書邪等人毋得至京師 二

月己酉詔王珪章惇別為一籍如元祐黨 六月戊

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

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

元祐姦黨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司馬光等二十七

人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四十九人餘官秦觀等一百

七十六人武臣張瑛等二十五人內臣梁惟簡等二

十九人為臣不忠曾任宰相二人 按續資治通鑑人數下各注姓名今以碑校之姓名皆同

間有異者分注各人之下此不復出其有次序互異者無甚關係亦不晰論惟餘官一百七十六人据碑是一百七十七人內失載周遵道一人且不合三百九人之數疑誤

壬戌蔡京奏奉詔令臣書元祐姦黨姓名恭

唯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罰黜元祐害

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攷罪狀第其首惡與

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

文德殿門東壁永為萬世子孫之戒又詔臣京書之

將以頌之天下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

述之志謹書元祐姦黨名姓仍連元書本進呈於是

詔頒之州縣令皆刻石按此奏京即節取其辭序於碑首而其文稍異因備錄於此又按通鑑輯覽時戶部

向書劉拯字彥修宣州南陵人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

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十一月庚辰詔上書邪等選人除

不得注知縣令丞外其職官錄叅判司簿尉並許差

注丙申祀園丘大赦應係貶謫官員除元祐姦黨

籍及別有指揮不許移放之人外未量移者與量移

四年五月戊申除黨人父兄弟之禁七月丁巳

手詔應上書奏疏見羈管編管人可特與放還鄉里

仍令三省量輕重具名立法聞奏八月壬辰詔應

上書編管進士已放歸鄉里親戚保任者若犯流以

上罪或擅出州界或不改革輒有謗訕其保任與同

九月己亥詔元祐姦黨久責遐裔用示至仁稍從

內徙應嶺南移荆湖荆湖移江淮江淮移近地唯不

得至四輔畿甸除上書已經量移及近鄉人外其破詔量移者凡五十

伯兩張庭堅龔夬李祉王道梁弼陳恂馬諡王履郭子旂趙彥德王長民張林

范純粹閻守勳王化基曾布劉安世孫珠馬涓李深曾紆蔡克明鄭居簡韓忠

彥范純禮安燾王古曾肇朱師服張耒呂希純王覲豐稷張舜民謝文瓘龔原

吳安遜馮說梁安國王箴曾燾裴彥臣朱紱李穆鄧世昌王化臣李之儀江公

望陳十月戊子詔上書進士未獲者限百日自陳

免罪按此條見宋史本紀十二月癸巳御筆手詔曰昨降手劄

應上書奏疏見編管羈管人令還鄉里責親屬保任

而有司止從量移其誣謗深重除范柔中鄧考甫不放外餘並依已降指揮放還鄉里令親屬保任如法五年春正月乙巳以星變避殿減膳詔中外臣僚竝許直言朝政闕失毀元祐黨人碑又詔應元祐及元符末係籍人等遷謫累年已足懲戒可復仕籍許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毀如外處有姦黨石刻亦令除毀今後更不許以前事彈糾常令御史臺覺察違者劾奏

政異曰宋史劉達傳初以附蔡京躡進京以彗星見去相而達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竟上書邪籍之禁陳經通鑑續編采此說後人皆因之案毀碑寬禁在京罷相前一月宋史誤又東都事畧劉達傳及李氏長編並不載達語恐非事實續編又云帝夜半遣黃門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亦未知出何書姑附記於此按毀碑之事雖在京罷相前一月然宋史蔡京傳亦云帝以言者毀黨碑則毀碑自出於言者非徑由帝命或所謂言者卽劉達未可知又蔡京厲聲曰云云通鑑輯覽亦載之

丁未太白晝見大赦天下除

黨人一切之禁又詔已降指揮除毀元祐姦黨石刻及與係籍人叙復注擬差遣深慮愚人妄意臆度覬欲更張熙豐善政苟害繼述必置典刑 庚戌三省同奉聖旨叙復元祐黨籍曾任宰臣執政官劉摯等

十一人

劉摯梁燾李清臣王巖叟輕第二等韓忠彥曾布范純禮安燾劉奉世輕第三等黃履

待制以上官蘇

軾等十九人

蘇軾劉安世曾肇鄒浩朱光庭輕第二等孔文仲范純粹豐稷王古張舜民朱師服謝文瓘賈易呂希純楊畏輕第三等

陳次升郭知章朱紱葉祖洽

文臣餘官任伯雨等五十五人

重第一等任伯雨范柔中鄧考

甫張庭堅馬涓封覺民輕第一等黃庭堅陳祐李祉張耒李深李之儀周誼孫琮胡端修趙令時吳安遜王箴曾紆江公望李積中汪衍梁寬沈千曹與宗王極陳師錫楊瓌寶陳升黃安期高漸蕭利趙越滕友陳唐李昭玘倪直孺高茂華歐陽棻陳察廖正一劉唐老楊彥璋張恕梁士能錢景祥李夷行吳處厚張

夙輕第三等秦希甫都輕第二等呂諒 選人呂亮御等六十七人知鄭俠余爽范

正平楊琳蘇昞葛茂宗劉渭柴袞洪羽趙天祐李新馬百藥趙珣李傑李賈郭
執中石芳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周永徽鮮于綽王貫蘇迥檀固何大
受于肇黃遷万俟正許堯輔楊肫胡良梅君俞冠宗顏張居厚李修黃才曹盟
侯顯道周遵道林膚宋壽岳王交張溥許安修胡潛董庠蔣津王守鄧允中梁
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江海王公彥方适鹿敏
求葉世英呂彥祖何大正衡鈞袞公適王察 十一月癸丑臣僚

上言伏觀崇寧五年七月三日敕應係舊籍人子弟
許到闕者見訖赴部令預集注三次集滿不授差遣
者將與直差又選人限一季若在外指射差遣者聽
免直差朝辭訖限三日出門此陛下慮浸久有害紹
述故畧爲防限以示好惡也然到闕而見與見訖赴
部初無日限伏望特旨令到闕三日即投下文字朝

見訖三日即赴部所有集注直差朝辭出門自從舊
條則異趨之徒不得倚法之脫畧而害紹述之聖政
若乃上書邪等人公肆狂妄非上之所建立所謂躬
自蹈之殆與係籍子弟連坐者異矣是宜得罪重於
子弟今陛下縱以仁心矜貸此曹亦當固爲防限臣
愚以謂宜於七月三日敕內添入上書邪等庶幾繼
志述事明示四海仁心義政並用不廢從之
大觀元年五月癸卯詔自今凡總一路及監司之任
勿以元祐學術及異議人充選
二年三月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言檢會今年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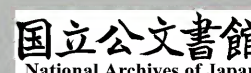
一日赦書元祐黨人懷姦睥睨報怨不已公肆詆誣
 罪在宗廟者朕不敢貸其或情輕法重例被放棄或
 非身自犯因人得罪或志非誣謗言有近似或本緣
 辦理語涉譏訕或止因職事偶涉更改凡此之類不
 據元貶責罪犯審量其情分輕重等第取情理輕者
 與落罪籍甄叙差遣今將元編類冊內依詳赦文看
 詳到孫固等四十五人
孫固陸佃王存蔣之奇趙瞻安燾顧臨張問
 朱師服錢勰王欽臣楊畏李之純王汾馬默
 周鼎向級李昭玘歐陽棐陳察梁士能楊彥璋李黃鍾正甫許端卿趙彥若賈
 易姚勛呂希績歐陽中立葉伸陳鄂朱光裔蘇嘉禔常立李茂直司馬康都
 既鄧忠臣廖正一呂希
 哲秦希甫張耒杜純
 詔除孫固安燾賈易外餘並出籍又
 看詳到葉祖洽等六人
葉祖洽郭之章上官均
 朱級神師極錢景祥
 詔並出籍

六月戊戌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復依赦看詳到韓

維等九十五人詔並出籍
韓維楊康國趙尚鮮于侁龔原董敦逸
 呂希純岑象求孔武仲葉燾唐義問余

十宋保國李深陳祐商倚李之儀范正平李祉韓治曾紆黃隱馬諗王履任濬
 趙希德郭子旂劉延肇錢盛吳休復崔昌符李遇李玩吉思雄趙希夷王庭臣
 高士權李永王獻可李嘉亮姚雄潘滋高茂華滕友張溥梅君俞楊瓌寶林膚
 彭醇呂彥祖陳唐曹盟王守曹興宗高公應黃才江公望黃安期梁俊民王貫
 張集鹿敏求李黃高士育逢純熙趙令時倪直孺沈干宋壽岳侯顧道趙越周
 鏐蕭利高遵裕劉渭楊珠鄧允千董祥王交楊朮于肇劉勃許堯輔謝潛張夙
 何大正張裕洪芻鮮于綽李積中馮百藥袁公適李新
 許安修案此據長編所列止九十四人蓋脫去一姓名
 戊申三省檢會

正月一日赦書應元祐黨人不以存亡及在籍可特
 與叙官勘會前任宰臣執政官見存人韓忠彥蘇轍
 安燾身亡人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曾布章惇
 梁燾王巖叟李清臣范純禮黃履詔見存人與復一



官文彥博等亦各追復有差

以上並通鑑輯覽宋元通鑑續資治通鑑

三年秋七月丁未詔謫籍人除元祐姦黨及得罪宗

廟外餘並錄用

四年三月戊辰詔上書邪下等人可依無過人例今

後改官升任並免檢舉 閏八月辛酉詔戒朋黨會

政和元年十一月壬戌以上書邪等及曾經入籍人

並不許試學官

二年春正月甲子制上書邪等人並不除監司

重和元年春正月己丑應元符末上書邪中等人依

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宣和四年十一月庚午上書邪上等人特與磨勘以上

宋史本紀

五年秋七月禁元祐學術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

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

論通鑑輯覽

六年冬十月庚午詔有收藏習用蘇黃之文者並令

焚毀犯者以大不恭論

宋史本紀 按此條宋元通鑑與五年七月同系其日曰庚午通鑑輯覽亦同條而不系庚午皆不作六年十月

欽宗靖康元年二月壬寅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以上並宋

史本紀

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通鑑輯覽薛氏通鑑

總論

哲宗皇帝爰自冲年嗣膺大歷是時宣仁其政登進忠賢以安天下故元祐致治之盛庶幾仁宗及紹聖親政起熙豐舊人而用之元祐政事一切務以相反烏虜哲宗之英毅開敏有能致之資惜乎大臣不以忠厚而事其上也

東都事畧哲宗本紀贊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潁昌府召章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覲倖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

諸路常平使者停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卽位用韓忠彥爲相清臣爲門下侍郎忠彥與清臣有嫌故忠彥惟清臣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爲諫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能爲之主曾布爲右相用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爲布所陷出

知北京伯温常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爲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旣勝衆小人竝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丞相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爲之流涕者也 哲宗卽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羣賢畢集於朝專以忠厚不擾爲治和我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號洛黨

者以程正叔爲領袖朱光庭賈易爲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尤衆諸黨相攻不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嫉之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時旣退元豐大臣于散地皆銜怨刻骨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爲相因以爲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戇直無黨范淳甫蜀人師温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

並邵氏
聞見錄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陳忠肅公隨衆
謁之章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
務公曰請以所乘舟爲喻乘舟偏重其可行乎移左
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章默然未荅公復曰
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
行之叙以何事爲先何事爲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
誰爲君子誰爲小人諒有素定之論章竚思良久曰
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公曰相公誤矣此
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
矣章厲色視公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纂紹先烈
肆意大改成緒悞國如此非姦邪而何公曰不察其
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遂以爲姦邪而欲大改
其已行則悞國益甚矣乃爲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
以爲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温
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
至於今日爲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
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
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辭辨淵源議
論勁正章雖忤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畱
公共飯而別章到闕召公爲太學博士公聞其與蔡

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為辭久乃赴官於

是三年不遷

陳忠肅公遺事

哲宗以冲幼踐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

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

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屏去未盡已而

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

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宋史哲宗本紀贊

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之崩徽

宗未立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凶張

覺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為納之失信於金必啓外侮

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覺金雖強何覺

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

子有所不能制也宣政之為宋承熙豐紹聖桷喪之

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鮮不凶者故特著以為

戒

宋史徽宗本紀贊

崇寧元年五月詔籍元祐元符黨人發明日黨人之

禍其來尚矣自漢立黨錮而正士擯斥唐立黨禁而

君子潛藏然皆不過數世而天下隨滅何也蓋正人

國之元氣元氣遏絕國能久乎宋自仁宗寶元元年

詔戒百官朋黨慶歷四年詔戒朋黨相訐其端雖起

於仁宗然亦戒之之意非籍之之意也徽宗卽位纔
二年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則其見惑小人而浸不克
終之意可見矣天下何由而治乎是時羣邪肆虐罔
敢誰何獨陸佃一言以抹之其禍少息見忤朋邪遂
爲罷出可勝惜哉 崇寧二年九月令州縣立黨人
碑發明曰小人之疾忌至此極矣徽宗之昏庸至此
甚矣朱子曰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
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
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
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前立黨人碑於端禮門又
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此令州縣立黨人碑畧無
一毫矜恕之意黨人何負于國而疾之深耶 崇寧
三年六月重定黨人刻石朝堂發明曰重定者不宜
定也惡已甚也宋之所謂黨人者皆一時之君子旣
非有蠹政害民之事又非有挾私報怨之愆何以謂
之黨人而疾之之深耶蓋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
黨而無朋然反以君子爲黨者非公平正大之事也
良由小人之心欲陷君子而難其名必目之爲黨人
則濟濟多士皆罹網中而小人之私意方遂耳殊不知
正人天地之紀伐天地之紀則國未有不敗也

徽宗苟能知此悔過自新可也夫何沈溺於豫弗克
稍悟惜哉廣義曰小人之害君子直欲其聲銷影沈
沒世無聞然後已然而諸賢流芳百世蔡京遺臭萬
年者其皆出於此乎嗚呼君子小人義利之間學者
不可不辨之早而決之力也 崇寧五年正月毀黨
人碑復謫者仕籍發明曰徽宗因星變而能詔求直
言毀黨人碑則庶幾有敬天聽言之意矣故夫除黨
人父子兄弟之禁還上書流人徙元祐黨人於近地
毀黨人碑皆所以予其悔悟之心也古之聖賢不貴
無過而貴改過者其以此耳徽宗苟能自是一新舊

染遷善戒惡則何天變不消而民心不得哉惜其求
言未幾而罷求直言戒心未形而邪侈復作此其所
以終于悖亂而不救也廣義曰詔求直言因星變也
半夜毀碑畏蔡京也婦制其夫家道不可成臣制其
君國體不可立易曰輿說輟夫妻反目此之謂歟

續通

鑑綱目

張溥元祐更化論曰神宗崩哲宗卽位召程顥爲宗
正寺丞未至而卒朝野哀傷元祐元年秋九月河內
公司馬光卒三年冬十二月蜀公范鎮卒四年春二
月東平公呂公著卒則老成幾盡矣詩不云乎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孔子歿魯哀公誅之感然於天之不
遺一老元祐之初羣賢彙征天下望治元德先逝澄
清安託然而聖政日新庶務畢舉者以宣仁太后在
上也宣仁故高瓊曾孫光憲曹太后少鞠之宮中命
配英宗生神宗及岐王顥嘉王顒神宗不豫邢恕蔡
確屬意二王太后獨決延安之命不立愛子而立嫡
孫要爲天下萬世計爾神宗在穎邸時孝友好學一
卽尊位敬相求賢勵精三代旣傾心王安石創行新
法徬徨民瘼惟恐不當靈州永樂之役臨朝痛哭寢
食並廢竟憂悸疾崩人君之不壽也或以聲色崩或
以逸遊崩或以餌金石惑神怪崩獨神宗以想望太
平求治不得而崩新法爲害其可一朝居乎銳然更
始與物維新慈母垂簾之化固孝子山陵之志也一
聽政而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未
幾而府界三路保甲罷沅州增修堡砦罷矣方田罷
市易罷保馬罷後苑作院罷增直鑄錢監罷成都權
茶場罷王氏經義字說禁矣熙河經制財用司罷青
苗法罷矣一聽政而貶吳居厚呂嘉問與邢恕未幾
而章惇免韓縝免張璪免李清臣免李憲王中正宋
用臣石得一黜矣范子淵陸師閔貶鄧綰李定放呂

惠卿蔡確安置矣欲任賢也必先去邪邪一去賢未有不任也欲興利也必先除害害一除利未有不興也其爲政也簡其操術也獨三章之約漢高稱仁四凶之誅虞舜垂哲千載極治於宣仁僅見爾或疑人情善反道貴包荒紹聖元符之禍激成於元祐使少從容可幸無變不知陰陽並立陽常不勝一陰五陽君子猶懼况其雜也呂大防范純仁稍議調停而楊畏李清臣卽起而乘之宜邪正兼用宣仁先凜凜也夫

又宣仁之誣論曰宋代稱治莫盛于元祐爲之主者宣仁高太后也神宗卽位變更法制后時以皇太后居寶慈宮嘗流涕語帝憂王安石亂天下帝崩始同哲宗聽政海內乂安或謂神宗子也宣仁母也子行不順教誨惟母熙豐之間羣小馳騫宣仁曷不勸帝早遠佞人守成憲亂而後改事乃多矣然女主垂簾國家所諱哲宗十歲孩童無知太皇太后慮深社稷不得已而朝羣臣若壯子當陽政繇內出朝廷大事豈所預聞惟神宗素志慕堯舜而所任皆驩兜太后深宮憂念未嘗不憐而泣也忽然抱孫寧堪再亂親賢遠奸修草庶政掩吾子之非莫配天之業非求名

而爲處勢適然爾賊臣章惇輩懟憤放廢媒孽聖人
詭宣訓之辭造同文之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盍思
開寶以來太宗謀契丹仁宗困西夏君子雖進而未
盡用小人雖退而未盡舍獨至元祐九年聖政萬事
畢舉邪正分途中外晏謐委裘恭已功高數帝且先
皇大漸宰相問疾太皇太后手撫延安稱兒孝順立
爲太子黃袍密製踐祚屹然勲業如此慈愛如彼哲
宗寧無人心遽爲賊臣熒惑小宛所以歎彼昏也張
士良雜治不服向太后指天明誣帝稍感悟宣仁不
廢然故號雖存紹述方銳謗騰國史南渡乃辯以上

言之則孫攻王母以下言之則臣弑其君逆賊之變
顯有莽操陰有惇卞亦何所不至哉

又洛蜀黨議論曰元祐之初正人登進程頤以崇政
殿說書召蘇軾以翰林學士召咸拔擢不次在帝左
右未幾以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
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六七年間廢
罷不一終宣仁清明之世竟未施用海內惜之唐長
慶太和之有黨也始于李宗閔李逢吉牛僧孺惡李
德裕李紳而排之目以爲黨傾軋報復垂四十年宋
慶歷之有黨也始于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錢明逸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五
惡范仲淹富弼等而排之目以爲黨飛章詆毀一網
立盡此皆小人結約急爲身謀功名累心而恩怨日
迫明知君子有益于國而深畏其不利于己是以背
公論聚死黨奮發橫溢而不顧也軾與頤合志同方
出處不異熙豐之際或堅卧山林或放逐湖海一朝
遇主攜手偕行方冀其一心奉公更化善政司馬光
未竟之業諸賢力贊其成而口語參商攻訐競起初
不聞有國家大政爭若新法仕塗抵巇怨若牛李也
右頤者詆軾曰謗訕右軾者詆頤曰矯激在兩賢本
無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積憾爲讎特以師友各地辭
色不下嘲侮小嫌詎諱靡已卽盈朝之上書猶家人
之室鬪耳迨章惇蔡京專國反政頤軾之徒貶竄接
路端門之碑姓名並列此固向所攘臂勃谿忿詢角
立者小人斥爲一黨而並擊之治世不同福亂世則
同禍諸賢當此亦當自悔其藩籬之不固而水火之
必傷也漢桓帝時周福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興謠賓
客譏揣亦學舍戲言耳宦官借之卽來告變而捕鉤
黨頤軾之爭不關臧否而黨議卽興劉摯梁燾王巖
叟劉安世等超然評論亦稱嘲黨與之鼎立始以相
爭者爲黨旣則不爭者亦爲黨小人之害君子張而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五
大之惟恐其黨名之不著迫而乘之又惟恐其黨譽之不成也朱浮有言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洛蜀之議呂公著等所痛章惇等所快也文章理學百代其師而其燃豆泣隙生氣類無黨之凶反甚于有黨元祐君子之失未有大于此者况呂大防復招楊畏而使入乎

又紹述論曰紹述之論發于楊畏李清臣此固小人之靡也畏幼孤好學刻志經術事親有孝名猥爲王安石呂惠卿所知力尊邪學司馬光入洛畏懼得罪面進諂言光薨而旋謗之且始附呂大防攻劉摯後卽背大防始附蘇轍攻范純仁後卽背轍反譎性生彼亦自謂跡在元祐心在熙寧也清臣博學盛名韓琦以兄之子妻之歐陽修壯其文比之蘇軾乃怙才躁進覬望相位紹聖策士議主紹述國是遂變此兩人者初喜聲譽交君子令循節無改不失令士迫切求用竟甘戎首鄙夫患失良可畏也元祐八年宣仁甫崩哲宗親政卽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君心不正君子見微而憂小人知著而喜改元以前大防等罷章惇等進一二月間勢已燎原其後竄正人廢母后誣宣仁于在天貶故老于九京唯日亟亟曰此神

考志也抑思宣仁太后神考之母司馬光呂公著諸
臣先朝所遺爲人子者誣先帝之母逐先帝之臣不
孝莫大焉藝祖創法歷世長治安石惠卿變更啓亂
神考寢疾嘗心痛之元祐欲復祖宗之法不得不罪
變法之人蓋復法者其本志而去小人者其餘也紹
聖欲罪復法之人則託言紹神宗之政蓋去君子者
其本志而紹述者其名也蔡確起大獄王韶取熙河
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徐禧種諤造西事以至吳
居厚鐵冶劉定保甲王子京蹇周輔茶鹽李稷陸師
閔市易咸附麗王呂割剝天下卽彼羣奸何嘗不心
知其非而黨與旣成富貴念急反脣塗面鬪堂而起
變法者塗炭海內稱爲元功復法者惠懷兆庶詆爲
罪府母蓋子失而謂之歸過于君臣行君令而謂之
毀謗不道務反公議以快驅除大防等復察奸不密
自破籬籬一人操戈舉朝喪氣九年聖政敗于須臾
邦國殄瘁末如何已然楊畏進于元豐顯于元祐遷
于紹聖徒號三變不免惇怒清臣謀相不得惇亦惡
之狂婦遮呼劾罷不起賊臣先驅潰閑無補才人智
士尤戒失身從橫之學寧足慕哉

又孟后廢復論曰宋代冊后哲宗孟氏儀文尤備宣

仁欽聖教誨宮中宰執大臣典司六禮文德親冊賀
有賢助劉御侍卽明豔才藝善順兩宮帝與后亦未
有間也撤坐生怨禱祠興獄皆賊惇與郝隨構之時
太皇太后已崩四年矣羣奸紹述欲行誣謗亟發難
於孟后其事以仁宗廢郭后爲辭而無將之謀視呂
夷簡閻文應尤加惡焉然孟后廢於紹聖之三年劉
后立於元符之二年帝雖寵婕妤尙畏人言久乃正
位使當廢后時廷有諍臣華陽之貶庶遄阻乎無如
舉朝皆惇黨何也惇等附婕妤謀廢后先撫范祖禹
劉安世向日乳媪之諫指爲詆斥竄之遠方鉗天下
口孟后旣廢元祐諸臣死者奪官生者流貶同文獄
起上誣宣仁海內謂之堯舜賊臣比以呂武哆侈南
箕天地晦冥苟不佐鬪卽稱善士孰知父母有過號
泣三諫之義哉鄒浩仗義批鱗立逐新州王回爲治
南襄逮詣詔獄網羅之密幾不容世有樂公然究之
非帝意也皇城擄掠孟后獄成董敦逸附會奏牘猶
爲呼寃帝不加罪浩疏停婕妤冊禮亦從容與辨未
嘗怒呵帝豈憾后者哉憾后者章惇也宣仁功造王
室而幾夷庶人則不孫神宗父道可改而反益其蠱
則不子九年善政而自毀成勞則不君孟氏賢淑而

廢居瑤華則不夫無道之名受者哲宗行者惇黨天子不自爲而大臣代之爲下快其私上蒙其惡是謂極愚耳徽宗初立追先帝悔言復后位號蔡京等又祖惇說而廢之暗君之勢不敵賊臣宋竟以此亡嗚呼

又建中初政論曰神宗十四子八王早薨惟哲宗與申王似端王佶莘王俟簡王似睦王偲在哲宗崩無子申王以目疾不得立章惇屬意簡王向太后不聽而端王正位是爲徽宗竟喪天下設建辟之時朝議從惇端王不帝宋可無敗乎然觀卽位之初詔求直

言龔夬陳瓘鄒浩任伯雨等並列諫職尊孟后錄忠舊而蔡卞邢恕章惇蔡京安惇蹇序辰諸賊以次貶罷帝非不可爲善者也神宗有堯舜之資王安石呂惠卿相之而熙豐釀亂哲宗非有終之主司馬光呂公著佐之而元祐稱治一人在上豈能獨理助其成者二三執政爾申端諸王才皆伯仲無大過人者幸而端王之立斷出太后賊臣不得攘功帝亦有憾於惇急收公論奮其翦除一年之內獲睹清明若立申王惇將以蓋世之惡挾定策之勲銳精紹述害政殺人必又甚焉欲如建中靖國其可得歟太皇太后親

立哲宗邢恕蔡確猶欲誣以廢立自矜推戴章惇祖
之圖爲霍光其謀不成社稷福也豈容以商辛後日
之惡追非太史立嫡之諍乎帝初立時曾布叱惇極
前位定帝遂惡惇而德布不知布之姦深猶惇也明
年改元而邪正雜來蔡京旣入而小人專用去一惇
進百惇亂數究矣太皇太后聽政九年至元祐八年
崩向太后聽政六月至建中元年崩二后殂落之時
卽奸臣變法之日自古慮國家者患女主而宋之亂
反以無女主故又世運一異也以上馮琦宋史紀事本末
按元祐黨籍或謂之元祐黨人或謂之元祐姦黨

今題元祐黨籍者据南宋翻本之額也此碑之刻
凡三次崇寧元年蔡京與其黨強浚明葉夢得籍
司馬光文彥博等一百二十人等其罪狀徽宗御
書刻于端禮門者一也二年令州縣立黨人碑則
京自書之者二也三年重定黨人刻石朝堂凡三
百九人者三也不著何人所書李燾長編亦以爲
徽宗御書刻于文德殿門東壁又詔京書之以頌
天下是徽宗御書本有二本至五年星變毀朝堂
石刻其外處亦令除毀故所謂百二十人者世無
傳本三百九人者御書碑亦無傳惟蔡京書以頌

行者昶家所藏一靜江饒跋本一融縣沈跋本不
惟兩碑互校有人數姓名之不同卽取柯氏宋史
新編馮氏宋史紀事本末邵氏元史類編薛氏宋
元資治通鑑近時畢氏續資治通鑑諸書互校又
各不同或傳刻有異或碑經翻刻不能無訛今以
饒本爲主饒本有誤則取沈本仍注異文於姓名
之下以脩叅攷至姓名次序與諸書不同今旣錄
碑自宜從碑不復更正仍附注之三百九人事蹟
莫脩于龔頤正之列傳譜述一百卷所闕者祇四
人蓋龔氏時去北宋不遠文獻有徵採輯尙易而
其書已不可得見又宋史藝文志載三朝正論二
卷曾布撰黨人記一卷蔡京撰熙符祐本末十卷
龔敦撰文獻通考載曾相手記三卷曾布撰晁氏
曰紹聖初元祐黨禍起布知公論所在故對上之
語多持兩端又輒增損以著此書邵氏辨誣一卷
宋志作十卷邵伯溫撰晁氏曰辨蔡卞章惇邢恕誣宣
仁欲廢哲宗立徐邸事傳信錄十卷鮮于綽撰晁
氏曰言國朝雜事多元豐後朝廷政事得失人物
賢否已上諸書皆可與黨籍叅稽互證惜皆亡佚
矣又元祐黨人碑考一卷明海瑞撰見四庫全書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五
存目惟 國朝徐賓撰歷代黨鑑五卷內有洛蜀
朔三黨及元祐黨籍可資攷證錄入四庫全書元
祐黨籍之由始于王安石呂惠卿潰敗于章惇丹
糜爛于蔡京蔡卞羣姦附之馴致童貫王黼之徒
牽引用事其間遷謫株連諸人之載入正史者不
過宰執待制以上若干人其餘不載于史者則仍
取兩宋叢書彙爲元祐黨籍碑姓名攷約計一百
四十二人闕者百六十七人攷章惇在相位七年
爲言官任伯雨劾之貶雷州司戶叅軍尋徙睦州
而死京爲相二十四年至宣和七年與子攸爭權
帝亦厭薄之乃勒令致仕是冬太學生陳東上書
請誅京等又一年京竄儋州道死攸亦伏誅然忠
良俱盡哉旨疊彰遂有五國城之痛計距崇寧初
立碑祇二十五年爾夫陰陽邪正之氣如氷炭之
不相容薰蕕之不同器故仁者能好人必能惡人
間或使貪使詐權宜應用亦必不可置之心腹肘
腋之地以滋後患記稱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
不與同中國詩則極之於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者
此也君子公正爲心羣而不黨其於正人端士則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各從其類乃順天道之自然

間有學問偶殊性情稍異而以公義相取爲海內
吹噓善類爲國家愛惜賢才其於小人則去之務
盡亦祇上以爲國下以爲民必無肆其機械滋其
荼毒而鄉愿之徒乃欲姑息調停以自溷于庸惡
陋劣豈聖賢激濁揚清之訓哉漢之宵小以黨錮
阨甘陵而漢亡唐之末造以白馬定清流而唐滅
宋初邪正互爲勝負所以尙爲盛世及至元祐黨
籍出而北宋亡慶元黨禁出而南宋亦亡明季東
林復社之禍起而亦漸改革是皆以朋黨爲羅織
傾陷之實真千秋之大誠也自來論此碑者著作
凡數種議論凡數萬言莫不戟手而詈咋舌而嘆
者今不能悉載撮其大畧跋之至于碑末附王珪
章惇其時晦盲否塞國是日非轉以大姦竄入其
中擲聲紫色不足深論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宋二十四

淨安寺鐘款

鐘刻字凡四面行字皆不等正書在朝邑縣

維大宋崇寧四季歲次乙酉十月二十五日鑄同州

朝邑縣魯苑鄉淨安禪院鐵鐘願所集勝利上祈

皇帝萬歲口臣千秋文武百寮常居祿位法界衆生同

成佛果

住持院主僧惠

以下助緣施主諸人姓名不錄

此鍾是解州匠人杜臻男鑄造

寺故址在渭水濱元至正元年没于渭明改建于王

林村欵云同州朝邑縣魯苑鄉金史有鎮名四面無

魯苑之名亦可以補地志之缺關中金石記

感德軍五臺山唱和詩

碑連額高五尺九寸廣三尺四寸五分三分三截書每截二十一一行行十字連額並正書在耀州

巽啓叅陪使騎祗謁真祠偶成小詩拜呈知府屯田

伏冀 采覽

朝散郎通判軍州事于巽

千騎驂驪出禁城真祠欵謁罄虔誠袴襦載路歌仁政

簫鼓喧天樂太平殘雪未消山下路和風先颺馬前旌

是日天氣晴暖幾有春意為民祈禱多靈應來歲豐穰定有成

朝散郎知軍州事王允中和

縹緲仙臺俯郡城躬修祠事表精誠天邊霧卷山峯出

澗下風輕水面平不為尋春馳五馬聊因勸課駐雙旌

六典刺史掌勸課風流別乘多才調彩筆先揮秀句成

宣德郎充州學教授尙佐均

踏霜投曉賽祠廷豪竹繁絃妙吐誠嘉客滿筵青眼看

遠山數點白雲平淺霞漏日迎前騎輕吹含煙獵後旌

好處畫工傳不盡只憑詩筆為摹成

右侍禁監倉王需

真人廟食占茲城欲乞豐年在至誠五馬貳車恭款謁
豐香烈火報登平犬鷄仙去遺丹竈鸞鶴飛來認翠旌
既就金方留世了終聞玉帝錄功成

儒林郎知華原縣事張魴

仙翁奮隱寄巖扃千里蒙休合薦誠菽粟有餘民暇逸
雨暘無爽氣和平簫笙緩緩陳觴豆耆艾紛紛逐旆旌
靈迹欲知垂不朽使君妙製刻初成

太守近作
靜應廟記

通仕郎錄事參軍張介夫

曠曠曉日照重城車騎翩翩布德誠綽約仙姿隨世遠
依倚樓觀與雲平神靈響答歆香火民庶歡呼擁旆旌
瑞雪呈祥和氣洽行看闔境報嘉成

將仕郎富平縣主簿高鈞

二公祠事出重城宜有休祥答至誠林壑靜深經雪後
樓臺高下與雲平豐年簫鼓來仙宅晴日煙霞上使旌
黎庶歡聲自偕樂但聞高廩頌周成

將仕郎華原縣主簿何賁

清晨雪霽出東城躬款靈祠致克誠百品果蔬供薦獻
萬人簫鼓賀昇平暉暉曉日明臺殿獵獵霜風滿旆旌
碧瓦脩廊盡宏麗亦從民欲落新成

將仕郎華原縣尉李倚立石

崇寧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建

劉源刊字

前有吳上允中啓云拜呈知府屯田攷宋制諸府州縣皆以京朝幕等官攝之故有以某官知某府事知某州事知某縣事之稱或不帶京朝幕官等銜亦云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縣知縣至明則竟改稱知府知州知縣近人作碑刻有用宋時舊例云知某府事等稱者亦始於明世有意好古者耳

關中金石記

張大亨米芾等題名

石高廣均二尺一寸三行行三字二字不等行書在盱眙縣

張大亨米芾丙戌歲

按丙戌爲崇寧五年米芾以崇寧三年知無爲四年知淮陽大觀元年卒於官此正知淮陽時也

長興萬壽寺閣圖并記

碑高二尺二寸八分廣一尺七寸分兩截上截繪圖下截記二十七行行十四字正書在大荔縣

華州尔朱權記

馮翊楊時中書

左輔之西北隅有寺曰長興萬壽禪院古木森蔭殿宇宏壯爲一方之雄觀寺有高閣絕頂虛曠之所塑文殊菩薩聖像因名爲文殊閣聳立三層不啻百餘尺徘徊

周匝止於二十楹刻楠彫葦翬飛鳥翼屹若地出晃若
天降可謂殊勝實淳化五年別駕楊公所建也觀其經
營締構足以想見其爲人亦以知古之豪右歸依吾三
寶爲切至也迄今百有餘歲巨屋已老爲風雨所壞畫
像益故爲塵埃所棲飄鼠穿其垣墉燕雀巢于椽椽寒
木煙蕪但相掩映於其側弊壞墮圯至此爲極宗明受
業茲院承師資之後猥居於此積有歲年載顧載瞻每
爲深悼將欲增修潤色前人之遺基揣其謏薄不克自
辦必仗信心有力之衆共成大事以作勝回涅槃經云
施一訶梨勒授辟支佛除病惱於九十一劫造像經云
造一小塔感輪王果於三十六返之中夫一訶梨勒之
細一小塔之微所得之果猶且若是今者有力檀那能
其成此閣則感果之大信不誣矣

大觀元年七月十五日 左馮僧雲智刊字

大觀聖作碑四種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二寸五分廣四尺二寸
八行行六十八字正書額行書在興平縣

大觀聖作之碑

通直郎書學博士臣李時雍奉勅摹寫

太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魏國公食邑
一万一千二百戶食實封叁阡捌伯戶臣蔡京奉

勅題額

學以善風俗明人倫而人材所自出也今有教養之法而未有善俗明倫之制殆未足以兼明天下孔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蓋設學校置師儒所以敦孝悌孝悌興則人倫明人倫明則風俗厚而人材成刑罰措朕考成周之隆教萬民而賓興以六德六行否則威之以不孝不悌之刑比已立法保任孝悌睦任恤忠和之士去古綿邇士非里選習尙科舉不孝不悌有時而容故任官臨政趨利犯義詆訕貪污無不爲者此官非其人士不素養故也近因餘暇稽周官之書制爲法度頒之校學明倫善俗庶幾於古

諸士有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悌善內親爲睦善外親爲婣信於朋友爲任仁於州里爲恤知君臣之義爲忠達義利之分爲和
諸士有孝悌睦任恤忠和八行見於事狀著於鄉里耆鄰保伍以行實申縣縣令佐審察延入縣學考驗不虛保明申州如令
諸八行孝悌忠和爲上睦婣爲中任恤爲下士有全脩八行保明如令不以時隨奏貢入太學免試爲太

學上舍司成以下引問考驗較定不誣申尙書省取
旨釋褐命官優加拔用

諸士有全脩上四行或不全一行而兼中等二行爲
州學上舍上等之選不全上二行而兼中等一行或
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二行者爲上舍中等之選不全
上三行而兼中一行或兼下行者爲上舍下等之選
全有中二行或有中等一行而兼下一行者爲內舍
之選餘爲外舍之選

諸士以八行中三舍之選者上舍貢入內舍在州學
半年不犯弟二等罰升爲上舍外舍一年不犯弟三
等罰升爲內舍仍准上法

諸士以八行中上舍之選而被貢入太學者上等在
學半年不犯弟三等罰司成以下考驗行實聞奏依
太學貢士釋褐法中等依太學中等法待殿試下等
依太學下等法

諸士以八行中選在州縣若太學皆免試補爲諸生
之首選充職事及諸齋長諭

諸以八行考士爲上舍上等其家依官戶法中下等
免戶下支移折變借借身丁內舍免支移身丁

諸謀反謀叛謀大逆子孫同及大不恭詆訕宗廟指斥

乘輿爲不忠之刑惡逆詛罵告言祖父母父母別籍
異財供養有闕居喪作樂自娶釋服匿哀爲不孝之
刑不恭其兄不友其弟姊妹叔嫂相犯罪杖爲不悌
之刑殺人略人放火強姦強盜若竊盜杖及不道爲
不和之刑謀殺及賣略總麻以上親毆告大功以上
尊長小功尊屬若內亂爲不睦之刑詛罵告言外祖
父母與外姻有服親同母異父親若妻之尊屬相犯
至徒違律爲婚停妻娶妻若無罪出妻爲不婣之刑
毆受業師犯同學友至徒應相隱而輒告言爲不任
之刑詐欺取財罪杖告屬耆鄰保伍有所規求避免
或告事不干已爲不恤之刑

諸犯八刑縣令佐州知通以其事目書於籍報學應
有入學按籍檢會施行

諸士有犯不忠不孝不悌不和終身不齒不得入學
不睦十年不婣八年不任五年不恤三年能改過自
新不犯罪而有二行之實耆鄰保伍申縣縣令佐審
察聽入學在學一年又不犯弟三等罰聽齒於諸生
之列

大觀元年九月十八日資政殿學士兼 侍讀臣鄭
居中奏乞以

御筆八行詔旨摹刻于石立之宮學次及太學辟廡
天下郡邑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奉

御筆賜臣禮部尚書兼侍講久中令以所賜刻石

承議郎尚書禮部員外郎武騎尉臣萬勝仲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雲騎尉臣韋壽隆

承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學制局同編修官武騎

尉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圖

南

朝請郎試禮部尚書兼侍講實錄修撰飛騎尉南

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鄭久中

承節郎權縣尉臣李任

迪功郎權主簿管句學事臣盧端仁

通直郎知京兆府興平縣事管句學事勸農公事兼

兵馬都監臣陳亦

此刻隋賀若誼碑之陰京以大觀元年五月爲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二年正月進太師碑題太師尚

書左僕射與史傳合

關中金
石記

又碑連額高八尺八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五分
二十七行行六十字連額並正書在淳化縣

耀州淳化縣御製學校八行八刑之碑

將仕郎耀州華原縣主簿管句學事權淳化縣簿尉

臣鄭仲先書丹
文見前不錄

大宋大觀二年四月十五日

從仕郎知耀州淳化縣事管句學事兼管句勸農公

事臣劉云立石

又碑連額高八尺二寸廣三尺四寸五分三

御製學校八行八刑條

教諭臣胡口口篆額

承務郎監商州口稅權知京兆府高陵縣口學事兼

管句勸農事臣張口書并立石

文見前不錄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三月二十日午時付禮部施行

仍關合屬去處

大觀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御筆建

學長臣李希伋 權學諭臣史口 直學臣吳若虛

將仕郎京兆府高陵縣尉管句學事臣李凱

三班奉職監京兆府高陵縣口口權主簿臣張憲

臣李壽永臣李壽明刊

又碑連額高七尺八寸廣四尺一寸三十四

御製學校八行八刑條

學長臣王電書

文見前不錄

大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御筆建

登仕郎京兆府臨潼縣尉管句學事臣徐

將仕郎京兆府臨潼縣主簿管句學事臣李良佐

登仕郎京兆府臨潼縣丞管句學事臣王敦化

朝散郎知京兆府臨潼縣管句學事兼兵馬都監雲

騎尉臣王奧立石

口仕郎充永興軍等路提舉口口口管句口口臣黃

哲

朝請郎口提舉永興軍等路學事雲騎尉賜緋魚袋

臣李降

是碑當時想天下俱應有之今唯存鄭州本耳予得

見于范侍郎天一閣八行之選宋史取士一法也當

取之以証選舉志

鮎埼亭集

億按宋史徽宗紀大觀元年三月甲辰立八行取士

科今碑所錄八行及三舍之制並較史為詳又碑蔡

京題額自列銜云太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
柱國魏國公按蔡京本傳大觀三年臺諫交論其惡
遂致仕猶提舉修哲宗實錄改封楚國公以史攷之
既云改封則前此已有封矣今碑列京題銜所云魏
國公是當大觀二年京早受封爵及于三年提舉修
哲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於文乃爲有據史疏不及此
盖失錄也假師金
石錄

按大觀聖作碑聖作猶言御製也歷城縣志金石
考云大觀碑山左學宮往往有之盖通天下皆立
者蔡京題額曰大觀聖作之碑以御製爲聖作猶
以公主爲帝姬也其以此碑文頒之郡縣加以尙
書省牒而別題額曰御製八行八刑條制其實與
聖作碑同也按宋史選舉志大觀元年三月甲辰
詔立八行取士科詔詞大意
與碑同然品目既立有司必
求其迹以應令遂有牽合瑣細者自元祐勅經明
行修科主德行而畧辭藝間取禮部試黜之士附
寘恩科當時固已咎其無所甄別及八行科立則
三舍皆不試而補往往設爲形迹求與名格相應
於是兩科相望幾數十年迺無一人卓然能自著
見者而八行又有甚敝盖後世欲追古制而不知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風俗教化之所從出其難固如此据史文知八行
入刑在當時固亦行之久矣碑云頒之校學史志
則云頒之學授校學似學校倒文學授或又學校
之誤也末云鄭居中奏乞以御筆八行詔旨摹刻
于石立之宮學次及太學辟廡天下郡邑考宋制
學校但有國子學太學其辟廡一名外學乃崇寧
元年所建以處天下貢士別無宮學之文据文獻
通考載外學既成增博士十員正錄五員充學諭
者十人直學二人俟貢士至爲之置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立考選法据此則當時自有諸王宮大小
學而制未詳也玩碑文先立於宮學次及太學辟
廡又次及天下郡邑則宮學在太學之上矣此碑
今存者山左較多河南次之昶所得者僅陝西四
種而已

孫鼂草堂寺詩刻

石橫廣二尺七寸八分高二尺五寸九行行九字又
張智周題記二行行十七十八字左行並正書在鄆縣
雙樹輪囷五百年開華結實兩爭妍我來問道師知否
祖意元無法可傳

大觀己丑九月廿九日孫鼂扞才甫遊因至紫閣留
宿此寺

將仕郎權京兆府鄠縣尉管句學事權主簿縣丞蓋載
宣德郎知京兆府鄠縣事管句學事勸農公事兼兵
馬監押吳叔口

歷山張智周政和元年十一月廿七日獨游時以察
視民兵職事徧行諸邑猶恨不從容也

脩三白石渠記

石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二寸八
行行十四字正書在涇陽縣

大觀二年秋被

朝旨開修三白石渠工徒數千人渠河部後官朝奉大
夫蔡溥而下十有五人祇領其事至四年九月十三日

休工告成引涇水深五赤入渠通行七縣灌溉民田云

朝請大夫新權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提舉永興軍等

路常平等事趙倫謹題

李壽永刊

按宋史河渠志三白渠在京兆涇陽縣至道元年

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渠利害詔皇

甫選何亮乘傳經度選等使還言周覽三白渠溉

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

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增築堤堰以固

護之景德三年鹽鐵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盛

陳關中河渠之利請興修鄭白渠古制乃詔太常

博士尙賓乘傳經度率丁夫治之賓言鄭渠久廢不可復今自白渠洪口合舊渠以畝涇河灌富平櫟陽高陵等縣工畢而水利饒足民獲數倍史志所載止此不及大觀二年修渠之事不可攷矣史稱溉六縣田此記稱通行七縣不知更溉何縣也三白渠在宋時有灌溉之利今歲久淤廢故王芥子先生大岳官陝西觀察時著涇水考二卷謂涇水古以資灌田積日既久其泥重濁易於淤塞不獨民田化爲斥鹵卽近山之泉來者反被其累故自宋元以來必障涇水而遠之惟恐其攔入仍渾盡畱近山泉水分疏灌溉蓋地勢不同如此凡言水利者不可泥古而不知今也

李挺過臨潼詩

石橫廣三尺二寸八分高一尺七寸二十五行行十五字又向子千題記三行行七字並行書在臨潼縣

潁川李挺

予嘉祐中嘗迎先妣來主臨口口元祐丁卯口月赴守遂寧復過是邑凡山林宮寺之勝皆當日奉板輿盍朋簪歲時游息之處到今二十八年矣因成短詩以叙感慨妻涼感舊與懷親時事居人觸目新獨有溫泉故情在猶能爲我洗紅塵

三石表續卷二百四十一
一三
孳家登朝元閣晚由東山北下自石甕過朝元山路
并斯飛亭皆當日親爲開置今復經滋因留拙句

一別驪山歲已深林花依舊繡蒼岑歸尋當日新開路

隱約苔痕下翠陰

翠陰亭乃開元時勝
樂今路在亭基之上

題靈泉觀

山原繚繞水縈紆繡嶺屏風立座隅更上朝元最高處
饒君都看渭川圖

先君昔守遂寧過臨潼熙民侍行後二十有四年熙民
行部至此感愴之餘尋先君當日所畱詩板已不復見
矣乃追憶舊題刻石置溫泉行館之壁大觀四年十二

月十六日永興軍等路提點刑獄公事李熙民謹記

向子干自丙申歲皆以職事過此宣和辛丑孟夏十七日

按李挺題云子嘉祐中來主臨潼元祐丁卯赴守

遂寧復過是邑到今二十八年自元祐丁卯逆推

二十八年之前知其主臨潼在嘉祐五年也至大

觀四年其子熙民提點永興刑獄逆推其前元祐

丁卯歲侍其先君守遂寧過臨潼恰二十四年詩

題有朝元閣靈泉觀冊府元龜天寶七載十二月

戊戌聖神元元皇帝降見於華清宮之朝元閣乃

改爲降聖閣改會昌山爲昭應山封山神爲元德

公仍立祠宇以時祭享又都穆遊驪山記云山之
之半平坡朝元閣舊建於此又上二里爲老君殿
舊云老君見於朝元閣南元宗於其處立降聖觀
琢白玉石爲像今尙存殿壁繪唐從臣之像殆當
時人手筆雍勝畧云靈泉觀本華清宮祿山亂後
天子罕復遊唐末遂皆圯晉天福中改爲觀賜道
士居之李旻李熙民史俱無傳

河瀆靈源王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二寸五分廣四尺七寸三分
二十八行行六十三字正書篆額在韓城縣

勅修同州韓城縣河瀆靈源王廟碑

宣德郎知京兆府高陵縣事管句學事管句勸農公
事兼兵馬監押臣陳振撰

宣德郎充提轄措置陝西川路坑冶鑄錢司催促般
運鑄錢物料句當臣王恣書并篆額

皇帝臨御十有三年典章文物炳然一新正郊丘以辨

兩儀廣

宗廟以嚴九室興明堂以脩

配

口之典祠太一以荅靈貺之符

明德卹祀咸秩

無文貯鬻駿奔罔不祇慄神祇

祖考旣已安樂

之矣而復以

聲制律而樂和以

身立度

而禮節琢玉以成寶而文采彰鑄金以象物而

基本固前世之所廢而不講後人之所忽而不問發明
誕告悉出宸翰詔令一下不日而成於
是卿雲呈祥靈光薦休膏露零滋朱草騰色嘉禾之秀
羽物之翔凡曠古之所未嘗記者連章累牘奏之

闕下頌聲洋溢周於四遐獫狁來王氏羌入貢黔中
嶺表龍水播川遺酋群醜解辮屈膝而願爲臣妾者蓋
不可以數計古之所謂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
愛其財者具見於茲故一事之舉一物之來類皆付之
史官刊之琬響銘之鼎彝紀之以編簡載之以竹帛自
堯舜三代典謨訓誥之書未有若此時之盛者

也惟此洪河自大觀以來變濁爲清者略有三
焉乾寧保平率以累日惟二年冬見於同州之韓城郃
陽其表百里其久彌月詔遣尙書郎臣張勣持
祝往祭旣抵其野訪故祠得破屋一區風凌雨剥頽圯
殆甚懼不足以尊顯靈德上副一人誠
報之意故已事而還請新廟貌詔可其奏旣
賜幣券以經其用又出大農之錢以助其不足鳩
工飭材一不在民庀事於政和元年秋八月之壬寅落
成於二年春正月之甲子凡爲屋之楹三十有四堂崇
以延門嚴以閑有廡如掖有屏如植籩豆之設有位侍

衛之列有所輪奐丹雘儼無不肅乃賜靈源爲
號因命擇詞臣而記其事部使者猥以屬臣振
臣振不敢以荒斐辭竊惟洪範之數兆於五行五行之
證原於五事自視聽貌言思之近推而廣之至五福六
極休咎所報之齎懣符契然豈人力也哉夫堯以水土
未平吁謨而命禹禹以百姓未安瘞其身而告功九年
而洚水平土作乂考其績用固非人力而所爲者可不
歸之天乎使百姓戴天而居履地而行力農而食日用
而不知可不謂之神乎澗溪潢潦之卑朝盈而暮竭有
欲澄之者猶不能清况崐崙萬里之勢數千年之久敢
自期於身嘗而目見之乎非有作之聖人其孰
能與於此今皇帝道德之妙蟠極上下
精誠之微昭格幽顯凡所以施設注措一出於
獨智百辟卿士曾不足以探識其奧而
四方萬里鼓舞震動化貸成就亦罔知
所加豈天之神與禹之智舉在是歟福物之報
固有由爾顧一河之清惡足以盡之而惓惓不忘者亦
以昭景命領純嘏奉上帝之錫美而已
竊嘗以傳記考之河千歲一清其應在
考天下治安今接歲三清應益昭著自非
睿聖

撫運不溥博淵泉通乎高深何以及此是
宜有以鋪張其闕休揚厲其偉蹟而

詔乎無窮也如臣蠢蠹之陋顧安能識之咸英之
太和而調達之姑以區區之見述其萬一而預榮焉臣
謹拜手稽首而爲之頌曰

皇帝臨御十有三年禮制樂作典章粲然道德之妙格
于皇天景星慶雲膏露醴泉諸福之物克臻其全大觀
之初濁河三清乾寧保平邵陽韓城有泓其澄有光其
榮詔遣臣勸報祭惟精乃新其宮靈源是名郡縣奔走
累月而成神歆其類既安且寧皇帝有道山川受職珍
符來貺惟神之錫皇帝有道受福無疆神之聽之德音
不忘簿領臣振預榮釐事作爲聲詩垂千萬禩

降授奉議郎權發遣陝府西路計度轉運判官公事
借緋魚袋臣郭倫

降授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權發遣陝府西路計度轉
運副使公事兼勸農使賜紫金魚袋臣趙口

降授朝散郎直龍圖閣權發遣陝府西路計度轉運
使公事兼勸農使賜紫金魚袋臣陳邁

臣李壽永臣李壽昌刊字
文稱河自大觀以來變濁爲清者三乾寧保平率以

累日惟二年冬見於同州之韓城邠陽其袤百里其
久彌月攷徽宗本紀自大觀至政和凡三書河清並
在同州惟大觀三年兼有陝州保平軍卽陝州也又
于二年云以乾寧軍爲清州改乾寧爲清應卽以河
清之故而史不及之疑是略矣河自三代以來皆有
崇祀故公羊傳以太山河海爲三望望者謂不能親
詣所在就其近郊祭之之義也其置祠實自秦始皇
記封禪書云河祠臨晉漢志云臨晉故大荔秦獲之
更名有河水祠今同州府朝邑縣是其地蓋昭王作
河橋於此卽因而祭之耳郊祀志高祖置祠祀官女
巫令河巫祠河於臨晉又宣帝詔五嶽四瀆皆有常
禮河於臨晉使者持節侍祠歲五祠太平寰宇記西
魏文帝大統十三年于漢祠更加營造周武帝天和
四年太宰宇文護于祠西建碑一所靈帝大象元年
江淮濟各從本所祠惟河一祠依舊不改每歲發使
致璧加牲以祠焉文獻通考唐武德貞觀四瀆年別
一祭祭西瀆大河于同州歷代相傳並因而不改至
明皇開元十五年始以有司言改祠於河中府在今
山西之滎河縣而同州之祠廢矣攷唐自明皇以後
嶽瀆之制互有輕重然猶封河神爲靈源公眞宗封

禪進號爲顯聖靈源公仁宗康定封爲靈源王金章
宗明昌爲顯聖靈源王元太祖至元爲靈源宏濟王
順帝至元爲靈源神佑宏濟王明則革去前號改稱
西瀆大河之神亦並存河中府之舊此唐以前宋以
後祠祀異地之大較也攷唐王延昌撰廟碑云安祿
山反其將崔乾祐守蒲坂時郭子儀軍渭汭與之相
持子儀夢神告曰永豐倉側將有急變姑以避之此
軍退賊騎雲集子儀賴以獲全後請于朝而修祠此
猶是同州之舊其建于韓城者乃當時別祠如宋時
檀州河南亦得置河廟者是也文所云詔遣尙書郎
張勸致祭旣抵其野訪故祠得破屋一區傾圮治甚
還請修建詔可之此宋世修建之事念陝省爲全河
之襟帶而祀典闕如今雖不能復臨晉之故而韓城
舊址不應委棄榛蕪過而弗問此守土之責也余將
請於

朝鼎新廟貌修復祀典以妥神庥而慶安瀾焉

關中金
石記

右韓城縣河瀆靈源王廟碑宋史禮志祀河瀆於河
中府今蒲州之永濟縣也大觀初韓城河水清詔遣
尙書郎張勸往祭卽舊廟而修之廟在今韓城縣之
東王郵非河瀆之常祀也碑稱淇河自大觀以來變

濁為清者略有三焉乾寧保平率以累日維二年冬見於同州之韓城郃陽其表百里其久彌月今考五行志祇載乾寧軍及同州二事不及保平蓋大觀政和之間郡國言瑞者多志不能盡書然未久遂有五國城之禍粉飾太平何益於國是哉碑末列名者直龍圖閣陝府西路轉運使陳遵直龍圖閣轉運副使趙口轉運判官郭倫凡三人陳降授朝散郎趙降授朝議大夫郭降授奉議郎皆列於銜此它碑所未有宋史遺傳但云為何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陝西不知其降官之由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崇恩園陵采石記

碑連額高五尺六寸五分廣三尺一寸十六行行二十五字行書篆額在偃師縣永慶寺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口口寢疾崩于宮政和三年三月丙申朝散郎權
羨遣京畿計度轉運副使公事趙霆入內內侍省武功
大夫計置賈口山採石兼提舉鄭州密務張懷寶奉
詔旨提舉園陵採石太史口口口口吉祭山興役
于緱氏鎮碾子泉之東西谷段石口工視大觀二年地
宮數口會日力之役九旬以時朝廷促工期以口口
口口口氏逾旬稍口霖雨零霰迭日間作官吏惴慄惟

稽遲之□□而巨石艱致之材越七日而數以登又十
有五日而夫役告畢蓋官屬奮職夙夜暴露協力盡瘁
用濟厥事也官屬爲誰管勾文□兼理斷公事朝散郎
□誼都□寨中亮郎任緯通直郎韓瑜□□杏經郎孫
傑武翼郎賈之才□杏郎蘭中立修丞郎李從古秉義
郎趙士□宋良□成忠郎周延慶許紳承節郎張延慶
張世昌周儀從事郎宋翬李選將仕郎李處仁張遠王
充李周福進丞校尉張慤進義校尉王思永假承務郎
陳充管勾鐵爐東井匠人□郎傅□管勾公使進義副
尉張守忠季春癸酉趙□記并書

朝奉郎京西轉運□□□□□□□□□□長吉立

石

霍亮彭臯馬良刻字

億按碑殘脫尋讀多不可識唯前數行有入內侍
省武功大夫計置下缺鄭州張懷寶奉名缺園陵採

石後忽又有題銜云云攷記內諸官並與史志同唯

管勾鐵爐東井匠人則當事權設者也字奇逸秀絕

惜太漫滅耳

偃師金石記

范子嚴墓誌

石高三尺五寸五分廣三尺三寸五分
分三十行行三十字正書在寶雞縣

宋故范君子嚴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叅騎尉張今撰

朝散郎權知巴州軍州管勾學事雲騎尉借紫權維
書

奉議郎簽書興州軍事判官廳公事管勾學事王沃
篆蓋

子嚴先塋在邑之澤川鄉尉遲社塋閒之木往往合抱
詢其族人之高年者皆云葬逾百年矣雖無誌可考知
其久爲陳倉人也曾祖照祖懿皆務農不仕考元吉有
度量善謀畫由剛畝積貲至鉅萬遂徙居邑中而富籍
爲第一卒葬於大像原有子三人而君居季孟之

間考極喜儒意將擇子之長者教之然其孟旣以門繇
隸府役季且幼獨屬意於君不幸考早世遂嘿嘿

不得志一旦潛率友人朱景者如京師南抵滌濠間求
師友而學焉逮歸季孟已有析煙之議君獨得畸

零之業鬻去七八復買地於西平原凡五六年始稍有
序然中心常以未副先君之志爲恨因置其生事又率
其友張今者復如太學凡數年四方賢俊多願交焉然
數千舉不利有勸以習明經比進士爲可必者君深然
之乃出居尉遲之故廬絕人事閉門誦戴禮荅義凡二
年注疏首尾爛然在臆人皆謂君舉是科取青紫

猶掇之也會 朝廷改科場罷明經君嘆曰是亦有命焉乃不復爲干舉之學而專閱史傳歷攷古人行事時與鄉中有道者爲詩酒之樂益多藏書招賢士以教諸子爲急然性介潔上不願接勢位下不喜延白丁唯吾儒叩門一言道合則傾蓋如故以至推財拯乏靡所不逮其所交遊多魁磊宏博之士未嘗俛首以投俗人之耳目元祐元年閏二月十七日以疾卒享年四十八元娶馬氏卽邑人進士馬收之女次朱氏鄉貢進士景之妹五男四女皆朱氏所出曰汝翼成忠郎前任興州管界巡轄馬遞鋪次汝弼秉義郎前任巴州管界巡檢次汝聽將仕郎次汝揖汝礪皆讀書後君而亡女長適邑人馬筠次適進士薛弁次幼而亡次適進士張抃孫男十人倪份何伾倫脩伸倬傳倚孫女六人長適吳山進士楊大年餘並幼 君之亡汝翼年十八幹蠱事親教諸弟爽爽有立乃遵遺訓於政和三年六月十二日卜兆於鳳翔府寶雞縣寶雞鄉大像里先塋之西朱氏耐葬焉前期求誌于予予素與 君善又予之次子娶 君之幼女作誌與銘固所願也子嚴字也諱莊姓范氏銘曰

今學不効兮古學是循 古學有得兮所親者仁 宜

壽不壽兮天所屯 福慶流行兮鍾後人

按誌稱子嚴久爲陳倉人陳倉卽寶雞縣隋以前爲陳倉唐以後爲寶雞又稱其買地西平原陝西通志西平原在寶雞縣東北十五里卽吳玠與金將撒離喝相持處原之高峻處又名大蟲嶺其原延亘東接鳳翔界誌又云朝廷改科場罷明經此卽神宗時王安石議更法謂古之取士俱本于學請興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經人數增進士額語詳宋史選舉志子嚴曾祖祖父皆務農而積貲至鉅萬誌不加粉飾之詞見其質也兄弟析居謂之析煙初娶馬氏繼娶朱氏而稱馬氏爲元娶卽後世元配之所昉皆勅見此文

浮邱公廟靈泉記

碑連額高四尺四寸廣三尺二十四行行三十一字正書篆額在偃師縣

浮丘公廟靈泉記

文林郎行永安縣尉管句學事張挺撰

崧高之下曰緱氏山昔周靈王子子晉吹笙之地也子晉授道於浮丘公公接□僊去距山不遠遺冢具存民俗傳爲浮丘藏劍之所卽其巔構祠以祀焉俯瞰□□更爲別廟里民歲時祈報遷至政和二年夏六月泉出

庭下澄澈□□□□□□飴映帶清流人初易之俄鷗鳧
泳者輒死衆迺驚悟始識景貺病者請禱□□□愈於
是相與謀戮以文塲疏□方□藻飾丹雘祈嚮雲來洪
惟永安授□□□□□□宋 聖祖 神宗弓

□所闕而崧高之岳作鎮中土□邑之□真僊所宅靈
顯□出□□□□惠施於民稽攷傳記寔

□之祥比年而來 朝廷清明百度修舉總名覈
實禮制樂成河海宴清□禾並秀泉石□□□□功
珍符嘉瑞史不絕書蓋以 皇天眷佑 上

德昭明格致休美以懋大業願不倖歟則儒學之士競
為詞章揄揚□□□□盛事備諸聲詩以薦 郊

廟實維特也今靈泉出於福地神異焯然莫之殫載挺
雖不才□乏□□□詠 聖德矧臣子之職敢以

斐陋而辭謹著大畧以告來者其辭曰
崧□之陽 複岫重岡 山維緝氏 作鎮其旁 蒸

為卿雲 □成景光 僊聖之宅 其神無方 在昔
帝子 系自周王 浮丘挹袖 絳闕扶將 夜月吹

笙 乘雲帝鄉 鶴馭莫返 鳳唳松篁 遺宮廟食
寶劔珍藏 後千餘年 醴流其唐 蠲痾療疾
起痼愈疴 惟神之惠 表國之祥 帝德廣運 修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明馨香 地不愛寶 天錫會昌 年穀順成 降福
穰穰 本支百世 聖壽無疆 如山之崇 如泉之
長 小臣作詩 德音不忘

政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張當世書董顥立石

劉士口刊

此泉今在偃師縣南三十五里既而久涸乾隆初復

出也

中州金石記

金石攷碑在緱山政和二年夏六月有泉出浮邱廟

庭下能愈疾永安令張挺記之

偃師縣志

按偃師縣志靈泉在縣南三十五里源出府店鎮

東靈泉溝宋時始出醴甘如飴其後久涸乾隆初
復出經浮邱公廟前與梨樹溝水會爲五龍口西
迤遶府店鎮北屈而西北至江邨寨北滑城泉自
東來注之浮邱公廟祀浮邱伯列仙傳姓李居嵩
山修道亦修道於緱山山有浮邱洞嘗作原道歌
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隄防
拒諸子學飛仙在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
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顧

牛鼎銘

高廣行字皆不計篆書

金匱要略卷一百四十一
三十一
商時物客話得自傳聞未嘗曰擊宋雖殷後不當稱
帝且古不以命子名歲日知錄辨商母乙酉丙寅之
文博古圖誤以日爲年確當可信今文廟之鼎重只
五十斤高一尺二寸五分濶尺有六寸耳旁出高三
寸腹至足七寸凡三足以爲重五百斤及四足者皆
非鼎內有銘在底係凹字曹君據元初隨隱湯錄末
陳世崇崇仁人云紹興初有獻鼎於行都上賜白金
三千兩賜三茅觀觀在杭州吳山高一尺三寸廣尺有咫兩
耳旁出三足皆具牛首鼎外周環紋如篆籀腹內篆

釋文

佳甲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乍宗器審厥象乍牛鼎
各于太室從用高億寧神休佳帝昔寶萬世其永賴

京畿豐潤縣文廟中有古鼎友人羅孝廉名廷元改名堃錢塘

人後爲廣東遂溪縣令沒於任在縣脩志以邑人翰林曹鼎望所作

辨文寄觀謂是前五代宋孝武帝之鼎嘗考蔣一驄

長安客話云宏治間土人鑿井得之重五百斤圓腹

弁口四足足上爲牛首下爲牛蹄款識甚古或以爲

商時物客話得自傳聞未嘗曰擊宋雖殷後不當稱

帝且古不以命子名歲日知錄辨商母乙酉丙寅之

文博古圖誤以日爲年確當可信今文廟之鼎重只

五十斤高一尺二寸五分濶尺有六寸耳旁出高三

寸腹至足七寸凡三足以爲重五百斤及四足者皆

非鼎內有銘在底係凹字曹君據元初隨隱湯錄末

陳世崇崇仁人云紹興初有獻鼎於行都上賜白金

三千兩賜三茅觀觀在杭州吳山高一尺三寸廣尺有咫兩

銘曰維命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宋鼎審厥象作
牛鼎格于太室從用享億萬寧神休維帝時寶萬世
其永賴凡四十一字乃五代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八月二
日肇作以享太室者鼎銘與此銘其文稍有增減如
云肇作宋器增作字易鼎字又億字下無萬字亦共
四十一字又考田叔禾西湖遊覽志訛作漢鼎稱漢
建元三年按漢武帝建元三年乃癸卯非命午是蓋
以宋孝武訛漢孝武以孝建元年訛爲建元益謬矣
顧遊覽志謂宋鼎今以焚香殿中叔禾乃嘉靖間人
而三茅觀之鼎猶無恙豈其宏治時便已得自豐潤

卽使篆銘相符亦當別是一鼎且宋自武帝永初元
年受禪遷神主於太廟時尚未立明堂閱三十餘年
至孝武大明五年明堂始立有司奏鼎俎彝簋一依
廟禮班行有司搜材簡工此在孝建之後若明堂未
立以前何有太室又况南朝重器豈得遠至北地余
考太歲之在命午者北宋實得其三太宗淳化五年
仁宗至和元年徽宗政和四年皆值命午宋初季秋
大享命有司攝事於郊壇寓祭而已仁宗皇祐二年
以大慶殿爲明堂三年宰臣文彥博進大享明堂記
亦猶寓祭雖皇祐五年有闕宗朝祭器之事而五年

乃癸巳明年至和元年方值命午元年之八月又無
丙寅日至神宗元豐時禮官以明堂寓大慶路寢別
請建立未暇講求沿及徽宗崇寧蔡京爲相始以姚
舜仁明堂圖議上詔依所定營建尋因彗出蔡京免
官明堂亦罷故大觀元年大享明堂猶寓大慶殿及
政和五年特詔建立參稽古制爲四戶八窻五室十
二堂九階四阿之式又以言者明堂基宜正臨丙方
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宣德門東以其地
爲明堂命蔡京爲明堂使其年乃金太祖稱帝之收
國元年也政和七年明堂成太室乃明堂五室之中
室而宋史禮志云初議禮局之制也詔求天下古器
更制尊爵鼎彝之屬又置禮制局於編類御筆所於
是郊廟禋祀之器多更其舊劉昺傳徽宗所儲三代
彝器詔昺討定凡尊爵
俎豆盤匱之屬悉改以後
古而載所制器於祀儀則明堂之建雖降詔於政
和五年而鼎或先鑄於政和四年之八月其丙寅之
日則是月之二十三四日也是則紹興所獻亦是北
宋之鼎而非五代之宋矣史紀靖康之難古器祭器
八寶九鼎無一不與辟雍石鼓同其輦致夫焉保無
流落於民間者乎趙宋政和相隔劉宋孝建六百三
十餘年越一紀而及欽宗靖康自靖康至明孝宗宏

金石考續卷二百四十六
治三百六十餘年到今又二百五十六年竟無鑑別
古器者或謂宋仁宗皇祐五年鑄鼎十有二圓丘用
五宗廟用七劉敞爲之銘疑此爲劉敞作銘而鑄成
於至和元年者無論紀日不符且原父博學亦不應
冥古而以命午紀歲也
汪師韓韓門學綴

孫漸遊驪山詩

石橫廣三尺二寸五分高二尺五分
十七行行十二字行書在臨潼縣

中奉大夫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孫漸

曉促零口征晚留華清宿
明月倦紛埃晞髮蓮湯浴
夜雨開庭梧漏長秋睡足
平明徑欲西霽色開林麓
遂作

朝元遊聊放千里目
嗟峨北來橫渭水東轉曲
坡田散牛羊沙岸翔鳧鷖
爽氣襲衣裘青煙生井屋
憶昔唐天子承平溺愛欲
翠輦拂行雲鉤陳裏幽谷
遺址今尙存繚垣半頽覆
玉像暗真僊石槽標飲鹿
羯鼓寂無聲連理空餘木
長生豈難求有道書丹籙
淚未忘馬嵬恨已悲金粟
往事寄冥冥芳草依然綠

政和四年十月一日通仕郎臨潼縣令管句學事

王慎立石

左丞侯蒙行記序

碑僅存下截高一尺八寸廣二尺七寸
序十六行行十字正書在寶雞縣

江夏黃鉞篆

左丞 侯公昔作尉于陳倉凡郵警往還嘗憇是院於法堂門之東有行記焉自元祐五載逮今政和四年經二紀也一旦遇風雲之會爲社稷之臣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豈不偉哉僧問辨以屋宇踈漏牆壁浸圯恐其墨跡湮沒乃模上石庶幾傳之不朽政和四年歲次甲午十月旦日張磬謹序

扶風馬定國模 同管勾僧問才 廣濟管勾僧問

□□右

按記云左丞侯公昔作尉於陳倉嘗憇是院有行記焉自元祐五載逮今政和四年經二紀也侯公者卽侯蒙也史傳字元功密州高密人進士及第調寶雞尉徽宗朝累官同知樞密院尙書左丞傳皆無年月以宋史宰輔表證之其官左丞在大觀四年八月以此碑證之其尉寶雞在元祐五年是歲庚午下逮政和四年甲午正兩紀也序稱行記摸上石今但得其序在下截其記文必在上截已不可得不知所憇之院何院也

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

石橫廣三尺一寸高二尺一寸三寸六行行二十四字正書在咸寧縣

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 并序

貢士宋復撰并書

法師諱文雅字圓測新羅國王之孫也三歲出家十五請業初於常韓二法師聽論天聰警越雖數千萬言一歷其耳不忘於心正觀中 太宗文皇帝度為僧

住京元法寺乃覽毗雲成實俱舍婆沙等論暨古今章疏無不閑曉名聲藹著 三藏法師奘公自天竺將還

法師預夢婆羅門授菓滿懷其所證應勝因夙會及奘公一見契合莫逆即命付瑜伽成唯識等論兼所翻大小乘經論皎若生知後被召為西明寺大德撰成

唯識論疏十卷解深密經疏十卷仁王經疏三卷金剛般若觀所緣論般若心經無量義經等疏羽翼祕典耳目時人所以贊佐 奘公使佛法東流大興無窮之教者也 法師性樂山水往依終南山雲際寺又去寺三十餘里閬居一所靜志八年西明寺僧徒邀屈還寺講成唯識論時有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至京奉

勅簡召大德五人令與譯密嚴等經 法師即居其首後又召入東都講譯新華嚴經卷軸未終遷化於佛授記寺實萬歲通天元年七月二十二日也春秋八十有四以其月二十五日燔於龍門香山寺北谷便立白塔

在京學徒西明寺主慈善法師大薦福寺大德勝莊法師等當時已患禮奉無依遂於香山葬所不骸一節盛以寶函石槨別葬於終南山豐德寺東嶺上 法師嘗昔往游之地墓上起塔塔基內安舍利四十九粒今其路幾不通矣峭壁嶄絕茂林鬱閉險僻藏疾人跡罕到埋光蔽德徒有歲年孰知歸仰由是同州龍興寺仁王院廣越法師勤成至願以 大宋政和五年四月八日乃就豐德分供養并諸佛舍利又葬於興教寺 英公塔之左創起新塔規範基公之塔一體無異并基公之塔卽舊而新之金輪寶鐸層構雙聳轟如幻成其下各環以廣廡神像崇邃左右以附 英公焉俾至者景慕起信不知何時而已也及於塔之前創修獻殿六楹落成慶贊之日不暇求能成文者丐余直序其事繫之以銘銘曰 英公之德 貝葉西來其功大教流中區予斯永賴法匠有憑予誠際會香山迢遙予闕幽宮豐德峻阻予藏靈蹤後人依歸予何適從有越作緣予神助力雙塔屹立予基是式以附 英公子豈窮極終南相高予峻倚天盛德巍然予銘石鐫來者瞻仰予千萬年

塔銘貢士宋復撰書亦宋書之楚楚者而名不顯故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無稱猶怪銘首稱大周豈以法師死于武后武后因
歎武曌淫穢在唐以高宗故不致削奪而后世猶不
唾去之何也石墨
鐫華

按塔銘在咸寧縣興教寺陝西通志云在城南
六十里唐總章二年建內有三塔其中塔特高大
其葉爲唐三藏法師元奘瘞身之所尙書屯田郎中劉
大以軻銘左爲慈恩基公塔太子左庶子李宏度銘右
則大周圓測法師塔銘之者貢士宋復也按銘序
云奘公塔之左創起新塔據通志則云圓測塔在
奘公塔右彼此互異又按今大藏首載大般若波
羅蜜多經六百卷凡十六會各有小序皆西明寺
沙門元則撰疑卽此圓測識以俟攷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祖謨

宋二十五

折克行神道碑

碑高一丈二尺八寸廣四尺五寸行數字數剝蝕不可計正書在府谷縣孤山堡南

上 諸軍事秦州管內觀察使充太原府路

兵馬鈐轄知府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兼麟府州管

界都巡檢使兼河東第十二將上柱國高平郡開國公

食 神

道碑

朝散郎試給事中兼 侍講同修 國史西安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毛友奉

勅撰 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侍講修

國史成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壹伯

戶賜紫金魚袋臣宇文虛中奉

行既葬八年其子右武大夫康州刺史知府州可求

言于 朝先臣克行官爵皆應法當有隧道之碑敢

以請 天子曰嘻惟爾之先保有永安櫛風沐雨

世捍邊垂舉州來歸 駕克捷有功自我 宗以來所

以假折氏之靈甚寵西人之不驕緊折氏是憑今其云

亡雖無言固將休顯之迺 詔給事中臣友汝爲之

銘臣友再拜稽首而言曰西夏自元昊乘中國久安玩

治之後空口口寇陷 數出不利一方用兵騷 之憂

熙寧元豐間大飭邊備既開熙河遂斷賊右僻鷹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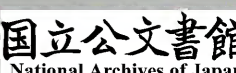
將時則有若王韶賈逵燕達种諤其餘不可勝數

哲宗皇帝懲元祐罷兵弃地驕口之過擇將練兵大

復熙豐之政口城天都口逼橫山口口口浸以衰弱

當時邊將折氏爲第 幾與西人戰大小百七十遇未

嘗喪敗鹵獲鉅萬萬功在右府行在奉常光榮福祿有



始有終臣爲史□□□褒善而記功雖不能其敢以固
陋辭公字遵道出河西折掘姓五世祖從阮唐末爲府
州刺史晉以府州賂契丹從阮不從自拔歸漢缺太祖

受命來覲委以腹心德辰生御卿公曾大父也

太宗征太原以兵來迎收復嵐口爲永安軍節度使贈

太師燕國公大父惟忠簡州團練使贈崇信軍節度使

父繼閔宮苑使果州團練使麟府路駐泊兵馬鈐轄贈

太尉曾祖妣蘇氏缺人梁氏梁國太夫人祖妣劉氏彭

城郡夫人妣劉氏慕容氏郭氏吳郡魏郡魯郡太夫人

初公當承襲太尉公以公幼表授其弟繼祖公久居行

間無所知名熙寧三年賊寇慶州缺詔种諤合鄜延

河東路大軍城囉兀以牽制之繼祖以所缺鋒遇賊開

光川尙堡嶺再戰皆利諤患賊抄糧道卽以三千人口

公戰葭蘆川於是人行少公公奮先登所向如有神諸

老將鄂曰真太尉子也斬首四百級生降千戶驅牛羊

羸馬橐它萬計其後會公兄克柔以疾不能將遂以公

知府州缺主秉常缺詔五路出師問罪張世矩口河

外兵表公別將蕃兵與口廷議難以守臣自行令選子

弟部三千人隸世矩公抗章願率部落先驅報國未報

卽委管鑰以行賊據營平逼官軍公進擊潰去是夜世

矩被命班師以公爲後拒賊缺躡其後公止俄枝盤

度賊半度隘縱兵擊大敗之殺咩保吳良師還自劾擅

興缺詔釋不問王中正口口口公將行口右口時軍

中旗物大軍悉已取其善者餘皆雜惡不可用公命口

其短長黑白創五軍陳法團爲五部部爲一色以口缺

州賊遁去公遣騎追擊生擒五人不殺使爲鄉道中正

命公口千騎先趨宥州一夕拔之時賊保險口口口中

正命公口援口口口戰公曰口大軍不易至此若不速

戰情見力口進退不可卽提刀躍馬而前手格殺數十

人所當皆靡戰士缺挽公徐之公不顧以策招後軍口

給言賊陳動矣衆謹乘之大敗賊衆乘勝追奔口五里

賊久窺河外患公每口口口畏之口口口兵口口口

折氏雖舉國犯他路而左口兵未嘗隨明年四月破賊

于青岡嶺九月又破于廝羅川六年二月口口缺二月

擊賊三角川斬偽鈴轄吳埋保等元祐二年以蕃兵破

賊于口摩川六年會諸將出口水川鏖戰公口口口

口大破之口口口千級有奇餘皆赴水死紹聖三

年擊賊遮沒大破之九月青岡嶺又破之是月賊犯鄜

延公統兵牽制至口缺孫覽帥大原議城口口以復故

也邊將論多不合覽檄召公問策公條具所見遂檄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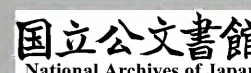
以□□界□賊擊寧浪□□□□於吐渾河分追□
 將□分爲深入□□之狀賊疑不敢動□□□□
 進築公□□□至□慶川賊至大敗之斬二千□缺□
 □黃川五年掩襲□烏□□獲僞左廂鈐轄令王兒沒
 崖副鈐轄兀勒香□頭□兀姚□□□賊□□□
 □□□橫川元符元年又破□□嶺九月又破□□
 □十月又破遊□川賤兀流十二月又破□勒圖明年
 正月大破賊藏才山□缺月又破龍馬川時□□□
 東進□□□□鄜延帥□□□□□□□□公
 □□□□□□□□□□□□□□□□□□□□

□如□□□□□□□□在□□中矣□□□由近
 及遠□□法也公曰不然事有奇正今八城已□□缺
 士□之銳急前收功而□□之歸氣□□□萬一爲□
 □乘未見□□□□□□□□□□□□□□□□
 □□□□□□□□□□□□□□□□□□□延
 公引□□□□□□□□□□□□而□□□□□步
 □□□□□將弱兵五千以□缺□奇兵由間道旁擊
 之□□日□□□□□□子□兵深入□□公曰□□□
 □□□□□□□□□□□□□□□□□□□□
 □□□□□□□□□□□□□□□□□□□□

□□□明年□□□□□□□□□□□□□□□□□□
□□□^缺□□□□□□□□□□□□□□□□□□□□□□
□□□□萬三千□□□□□□□□□□□□□□□□□□
□□□□□□□□□□□□□□□□□□□□□□□□□□
□□□□□□□□□□□□□□□□□□□□□□□□□□
□□□□□□□□□□□□□□□□□□□□□□□□□□
□□□□□□□□□□□□□□□□□□□□□□□□□□
若□□□水於干□□□□□□□□□□□□者以故大出則大□□
□□□□□□□□□□□□□□□□□□□□□□□□□□
□□□□□□□□□□□□□□□□□□□□□□□□□□
□□□□□□□□□□□□□□□□□□□□□□□□□□
□□□□□□□□□□□□□□□□□□□□□□□□□□

□□^缺□□□□□□大至難支□□□□□□□□□□□
□請帥□□□□□□□□□□□□□□□□□□□□□□
□□□□□□□□□□□□□□□□□□□□□□□□□□
□□□□□□□□□□□□□□□□□□□□□□□□□□
□□□□□□□□□□□□□□□□□□□□□□□□□□
□□□□□□□□□□□□□□□□□□□□□□□□□□
□□□□□□□□□□□□□□□□□□□□□□□□□□^缺
用則雖□□□□□□□□□□□□不能欺賊_{以下殘缺不可錄}

號年缺文云武恭公既葬八年其子可求請立隧道
之碑克行以大觀二年卒既葬八年當是政和六年
也可求降金者故克行本傳不及其名 碑叙次克
行家世官爵大略與史並合惟御卿贈太師燕國公



惟忠贈崇信軍節度使史不及之耳世以此碑為折太君碑攷折太君德展之女楊業之妻也墓在保德州折窩村非此也金史張奕傳云天眷三年夏人侵界詔奕往征還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與夏夏人夷折氏墳隴而戮其屍折氏怨入骨髓而不得報今復守晉寧故激怒夏人欲開邊釁以雪私讎朝廷遂移折氏守青州據此則折氏之祖墳在府州者多為夏人所夷今此及嗣祚兩墳翠石崑然歷千年而不泯當是折氏世篤忠貞之報今因以五代宋書三史及碑叙其世系庶有攷焉

碑陰並列所統各寨主姓名史稱折氏自從阮於唐莊宗時起家府州至宋高宗建炎二年可求以地降金凡七世父子兄弟相繼扞衛邊境者歷二百餘年而嗣祚碑有自武德中詔府谷鎮邊使之語邊使者唐鎮官名是折起于唐初迄于宋金之際也幾歷五百餘年簪纓不替其勛業彪炳史冊卓絕千古觀此碑陰益見其控禦邊陲鈐轄蕃漢之遺制焉關中金石記按此碑殘缺過甚全文不知若干字今存者尚一千二百餘字標題已缺其姓賴其文內尚有可攷碑為奉勅撰書撰者毛友史無傳書者宇文虛中

傳稱字叔通成都華陽人大觀三年進士歷官州
縣入爲起居舍人國史編修官同知貢舉遷中書
舍人碑系銜云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史皆略之碑云公字遵道出河西折掘姓廣韻云
虜復姓南涼禿髮僞擅立其妻折屈氏爲皇后此
作折掘文之異也碑又云德辰生御卿公之曾大
父也大父惟忠父繼閔宋史折德辰傳德辰二子
御勳御卿御卿淳化五年拜永安軍節度使契丹
大將韓德威率衆來侵御卿疾甚其母密遣人名
歸御卿曰世受國恩死于軍中其分也翊日卒子
惟正惟昌惟信惟忠惟忠字蓋臣累進簡州團練
使喪母起復雲麾將軍卒碑略其雲麾將軍子繼
宣繼閔繼祖繼世繼閔以勞累遷宮苑使領果州
團練使皇祐二年卒史略其麟府路駐泊兵馬鈐
轄子廣孝克行克行初仕軍府擢知府州在邊三
十年戰功最多羌人呼爲折家父官至秦州觀察
使卒贈武安軍節度使子可大爲榮州團練使知
府州東都事略可大初官
四方館使兼州刺史此其大略也其餘碑文
較詳于史而大致皆合碑末段可見者云由近及
遠口口法也公曰不然事有奇正今入城已口云

云此下間段駁蝕據傳則云詔河東進築八若通
道鄜延延帥遣秦希甫來共議克行請兩路併力
遠者爲先希甫曰由近及遠法也克行曰不然事
有竒正今乘士氣之銳所利在速故先遠役以出
其不意若徐圖之心且怠矣希甫持不可并上二
議卒用克行策此段原委如此得史而碑之缺者
可攷矣傳此下無多語大約碑文此後所缺亦無
多矣今碑在府谷縣孤山堡南稽之陝西通志陵
墓條下不載其墓則亦因此碑之剝蝕不顯于世
故也碑陰列寨主姓名今失揭

上官革等寶雲寺題名

碑高三尺七寸六分廣二尺八寸
六分八行行九字正書在隴州

政和六年閏正月晦日以禱雪獲應謁謝

嶽祠早飭寶雲寺登覽佛閣偕來者司錄事員逢堯知
汧源縣席徽卿教授王行可汧源簿寶裔尉高慥知軍
州事上官革命吏題

按汧源縣卽今之隴州州南七十里爲吳岳卽周
禮西鎮曰岳是也此題所謂嶽祠卽西鎮吳山廟
昶嘗至其處寶雲寺及佛閣俱無攷上官革等亦
無衍傳

謝彥溫泉詩刻

石橫廣三尺八寸八分高二尺十一行行五字行書在臨潼縣

宣句謝龍圖留題

自愧塵容去復來
驪山頂上看崔嵬
誰人得向長安道
會浴蓮湯十二回

政和丙申三月十八日謝彥子美書

政和六年五月日從事郎武功縣丞管句學事權臨

潼縣事梅安口立石

重修薦福寺塔記

碑高六尺八寸五分廣三尺二寸十七行行三十一字正書篆額在咸寧縣

大薦福寺重修塔記

長安城之西南三里餘有寺曰大薦福自唐高宗時立為獻福寺至天授元年始改薦福并御書飛白額中宗大加營飾以神龍年後翻譯佛經並於此院按兩京記西北隅有薦福寺浮圖院實景龍中宮人率錢造立浮圖凡一十五級高三百尺為祈福之地自景龍至本朝政和丙申三百九十二年風雨摧剝簷角墊毀有山谷迂叟因出往遊偶見是事喟然傷乎歲月浸久將就傾圮使夫妙緣聖跡寂寥數百年來未有修崇之者眾但咨嗟莫能辦集蓋此巍然寶塔寔為諸佛無量劫

來薰修妙行誓願所成靈牙舍利悉貯其中普爲一切
衆生作大高廣福田故我喜於修完勇躍成就願此殊
勝淨行利樂無窮普沐妙因豈不躋哉於是負糧囊費
自竭其力雖一毫不假於人以是年二月己卯興功越
四月戊寅告成洎以徘徊副屋墮塼所擊上漏下濕損
弊尤甚悉皆修完遂復一新由是觀者如堵湊沓瞻仰
衆復歸向溥發善緣始山谷子廬於臨涇之白龍庵中
方宴坐間嗒然隱几而寐夢現一寶塔白光亘天躊躇
之間傍有人云此乃般若寶塔也子欲遊乎夢中謂曰
寶光充塞殆不能前又若有云但隨吾行於光明中往
來升降洞徹無礙遽然驚覺所夢寶塔猶在目前移時
方散後二年獲修此塔以白堊飾之素光耀日銀色貫
空正如夢中所見之像略無少異何報應之若是耶願
力冥契成就斯緣喜揭慶讚聊紀梗槩云大宋丙申政
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李堃記

勸緣住持傳法沙門永明立石

按碑云自景龍至本朝政和丙申三百九十二年
今由政和六年丙申歲逆推三百九十二年以前
乃開元十三年乙丑歲非景龍中也疑碑記憶訛

重修光濟寺碑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碑連額高五尺四寸廣三尺六寸四分三十三行行五十五字正書篆額在邵陽縣

重建光濟寺記

同州貢士張鑑撰

夏陽古西河之野當潼關之北自漢迄唐至於皇朝世爲馮翊屬邑闔關之境分陝而西金城千里號爲四塞地占天下上游口邑之封直郡而東不遠數舍版圖登口邑居關中佳處口口口勢勝則前嚮蒲坂之都會背恃龍門之峭絕大河派其左以俯矚汾晉梁山腋其右而平揖條華其地靈人異則有有莘氏建都之址卜于夏明道之方廟像端肅文母始生之舊里也龍畝

膏潤伊尹昔耕之豐野抑有瑞應丹鳳覽輝之臺孝子王祥躍魚之渚故築城口口以居民聚口口以爲市設官府以聽訟開廩庾以受輸其來久矣城之東北隅崗阜回旋若起觀口連屬映抱爽塏十仞以擁其後泉漢泓澄若設明鑑支口口絡淤田千頃而圖其前喬林蔚然脩竹森然雲烟濃麗而四時春融樓殿輝映而萬瓦鱗次者光濟之爲寺以處其中也方其興創之始偶口文記莫得詳攷前後相承司其事者惟務因仍歲月旣久循至圯廢有傳業法師惠嚴者爲兒童時捨身出家一心向佛日以持誦爲樂雖寒暑之切肌食宿之不免者

間亦忘之積習之美僅於十年乃中程於州長旣得度
後法乳昆季有請於其師明滋者曰嚴師精專而勤切
朴直而誠厚必可以起吾寺之廢滋亦然之遂以寺事
付焉而法師辭之辭不獲已而受之然常謂其倫曰吾
沙弥小師爾方此落髮以趨向真諦今□□以寺此固
吾家事也然寺隘陋而弊廢吾固欲闢其隘而廣之革
其弊而新之吾爲僧之日未久信義未孚于人人未我
知也一旦欲增建而崇起之其費不啻千萬雖有善知
識其我從者蓋亦寡矣莫若使我受圓具戒從遊禮願
聽學大乘法士之門得悟真覺無相之教然後開示正
信指授大衆興慈雲於貝梵布法雨於金田普爲衆生
施大利益則何求而不得也其師聞而壯之迺從其願
法師旣得免去擇善演說口遠亦從之窮經抗論披究
其文紬繹其義語執其疑似悟識其隱微□年於外名
成而歸滋且老矣旣至復授事乃募里人雷琦爲檀信
士琦城中之大族也資富鉅萬膏腴沃壤華屋□第連
亘輝煥甲於一方然厚於營生廉於自奉爲人頗溫淳
而長者樂於從善卽與法師相爲戮力旣捨家資又粒
衆施迎寒涉暑以夜繼晝構美材以爲厦範寶鐵以成
鍾始於元祐之丁卯逮於元符之己卯星霜一紀以至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落成法堂處其奧三門直其前大殿居其中殿之兩旁
曰東西廊東廊之北曰鬼母堂又其北曰浴室香積厨
西廊之北曰授賓館又其北曰羅漢殿衆僧堂法堂之
左右翼曰法師寮當講位管勾房童行舍內羅漢殿及
闔殿賢聖並係檀信雷琦獨辦建置殊勝功德也又覺
角鐸搖金者鍾樓崛起於坤之口也庭竹敲玉者煖堂
隱處於乾之位也堂之北有隧邃然以洞其下有塔峩
然以封其上者是又法師逆脩之墓也倚墓之背踵寺
之垣口臺其上□□千里洪波巨浸風帆浪軸之河津
晉壤韓原禹脈秦中之畛域每一登覽盡在諸掌真所

謂形勝之地故寺之成也不侈不大幾於百楹不口不
陋金碧翬飛入其門而瞻仰姦偷惡少亦有恭肅之心
升其堂而作禮宰夫冥盜猶有回向之念則法師之所
以增大寺宇崇飾教像誘人口善其於細民豈曰小補
又况寺之設也所以建置道場上爲 廟朝祈禱之
所仰惟 聖王有萬壽無疆之休亦惟光濟有万年
不朽之口余嘗至其寺每終日瞻玩似不知其在遠方
也蓋戚里貴人之於 都城得 請爲薦福寺宇
者捨金弊極脩崇長廊廣殿連棟飛甍□□自天而下
幾非人力所能致者光濟之嚴潔邃靜有以髣髴焉法

師之功固亦勤矣法師以緇素脩靜梵非特足以易其弊而致其新又能有以善其生而全其樂其處世也無累真所謂解脫者今茲僧臘四十一而俗壽七十有六矣寺事委以小師洪禧日惟誦禮不忘其初上以報稱國恩次以興謝佛廡故門弟子日益滋多洪

勲而下凡一十一員解經論演教法以啓迪未悟者居其半余授徒洽水之東相距□□□日禧持其□以來俾道其事詳而有據嗚呼若考作室厥子每艱於堂構厥父菑厥子每難於播獲昔人深所望者迺禧等見之今其請也欲紀其師之功而懼沒其美是非獨有以不

墜其業而止爾抑有肯堂構播獲之念也余喜道法師之勤而嘉與禧等之志遂述之云大宋政和丙申歲八月十五日光濟寺住持講經論僧惠嚴管句僧洪禧等立石并書刊字人薛立

成忠郎同州管界巡鹽舒

忠訓郎權同州馮翊等五縣巡檢侯進

忠翊郎管句同州夏陽鎮及鹽倉草場煙火公事范

從事郎知同州郃陽縣事專切管句學事教口保甲

管句勸農公事李養威

承節郎監郃陽縣酒稅務董濤

保義郎河中府同華州巡鹽尙口

保義郎郃陽縣尉陳口元

將仕郎郃陽縣主簿張基

按碑云夏陽古西河之野唐書地理志夏陽本河西武德三年析郃陽置又以河西郃陽韓城置西韓州乾元三年更河西曰夏陽隸河中後復來屬立至宋熙寧四年省入郃陽是立碑之年已無夏陽碑蓋追述舊時建置也縣廢之後改爲鎮在郃陽縣南二十里鎮有太妣墓又縣城東四十里有太任太妣二聖母廟即碑所云廟像端肅文母始生之舊里也光濟寺今陝西通志無攷

王郢等啟母殿題記

石高廣俱二尺六寸十一行行十一字十二字不等行書在登封縣嵩陽書院講堂壁

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東上閣門事提舉中太一宮兼祐神觀公事王郢子堅右武郎提點醴泉觀陳彪炳文忠訓郎王淵深甫回隨侍
口口節使太尉詣崇福得獲恭叅

啟母殿下遂觀

聖跡不勝大抃時政和戊戌孟夏十有八日彪謹題捧
硯人劉天錫

政和八年端午日靜正法師視朝散大夫知西京嵩
山崇福宮事張若口
太上都功法錄弟子知廟事曹仲恭摸

嵩陽聶口口口

傳梅嵩書曰往來嵩山之麓每每從瓦礫荆棘中見
有古人尺碣片石磨洗識認但文字可識者移置存
古書院嵌於堂壁若鱗次然葉封興復嵩陽書院乃
移置於此

說嵩

按記云詣崇福得獲恭參啟母殿下遂觀聖跡不

勝太抃河南通志嵩山崇福宮在登封縣城東北

五里漢武帝創建名萬歲觀唐改名太一觀宋改
今名爲真宗祝釐之所啟母廟在嵩山麓廟前有
啟母石古云塗山氏所化漢武帝祀中嶽見啟母
石因建廟焉此記所謂聖跡殆卽啟母石也戊戌
年十一月己酉朔始改元重和此記刻於端午日
故仍稱政和八年

崇佑觀牒

碑高五尺四寸廣三尺四分行字多寡大小不可計行書又奏據六行小字書在朝邑縣

陝府西路都轉運司奏據同州申據朝邑縣申本縣耆
老人戶賈口等狀本縣城西有岱嶽行宮地居高阜殿

宇宏壯屋舍計一百六十餘間自來請道士王永清住持焚修每遇亢旱祈求雨澤皆獲感應人民無不歸仰伏乞敷奏朝廷賜宮觀名額本縣側近並無宮觀遇天寧節開建道場委是順便本司保明是實伏候

勅旨

尚書省牒同州朝邑縣崇佑觀
牒奉
勅宜賜崇佑觀為額牒至准
勅故牒通議大夫口左口王押起復少傅太宰押少保少宰押太師魯國公

政和八年九月十一日牒

後題云通議大夫守左丞王押者王黼也起復少傅太宰押者鄭居中也居中以六年為少保太宰七年八月以母憂去十一月起復八年進少傅少宰少保押者余深也深以七年十一月為特進少宰八年七月為少保太師魯國公不押者蔡京也以本紀列傳攷之皆合

升元觀勅

石連額高六尺三寸餘廣二尺七寸大小字共七行字數不齊正行書額題升元觀勅四字篆書在泰安縣

尚書軍狀泰寧軍奉符縣升元觀

泰寧省牒據兗州儀曹掾兼兵曹婁寅亮狀稱契勘兗州奉符縣泰山之下有古洞天周三十里名曰三宮空洞之天載在圖經是實即目宮觀並無名額却有建封院一所逼連嶽廟之後殿屋完備田產頗多六一村僧占據住持征役民間安攢丘墓穢惡不蠲深慮觸竇真仙不便欲乞備申朝廷改爲道觀州司看詳本院委合改充前件洞天道觀伏候
指擇
膝奉
勅旨賜升元觀爲額牒至准

勅故牒 政和八年六月十四日牒

起復太中大夫守左丞王 押

特進少宰 押

起復少保太宰 押

太師魯國公 不押

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襲慶府管內都道正兼
權措置升元知觀事洞元大師賜紫道士李中寂立
右

右碑在泰山東南麓升元觀其大字草書甚道勁不知何人筆錄之以見當日牒文之式考宋史婁寅亮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傳但云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人不言歷官兗州亦
可以此碑補史之闕其曰太師魯國公則蔡京也

文字記

碑前載泰寧軍狀稱兗州奉符縣其右旁書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襲慶府權措置升元知觀事洞元大師賜紫道士李仲昭立石按徽宗紀政和八年八月乙亥升兗州爲襲慶府故先稱兗州後稱襲慶府矣牒後列尙書省長官曰起復太中大夫守左丞王者王黼也曰特進少宰者余深也曰起復少保太宰者鄭居中也有押字曰太師魯國公而不押者

蔡京也陸游老學菴筆記云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出勅其勅字皆平正渾厚元豐後勅出尙書省亦然崇寧間蔡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效之相誇尙謂之司空勅亦曰蔡家勅蓋妖言也京敗言者數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類偶不及蔡家勅故至今勅字蔡體尙在此碑勅字正蔡體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桂林泐波巖還珠洞題名

橫廣三尺五寸高二尺六寸十行行六字七字不等左行行書在臨桂縣龍隱上巖

清源劉鑑逢時膠東蔡懌樂道晉江呂汴子會祥苻馮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元震亨之襄陵侯材晉卿苕溪王蕃于宣自湘南樓泛舟過泐波崑避暑抵暮而歸宣和己亥六月十六日

重新緱山僊祠題記

石高三尺六寸廣二尺三寸四行
行六字正書在僊師縣仙君廟

永定陵都監盧功裔重新緱山僊祠鉅宋宣和庚子歲

重陽記

成敏刊

億按石碣題云永定陵都監盧功裔重新緱山仙祠

鉅宋宣和庚子歲重陽記凡二十四大字頗似山谷

老人用筆其題鉅宋他石刻亦少見

僊師金石錄

八行劉先生詩

碑連額高六尺七寸廣三尺八寸五分十三行行十五字至十七字不等草書篆額在東阿縣黃石公祠

我昔讀漢史心師張子房從容輔漢室功成復翱翔皆

由受師黃石公也訓知進退存亡我本田舍兒本志在退

藏回緣遇

真主招聘助發揚五年寄京國心志

不皇皇亦由宿志定萬事皆糝糠今日得歸來素志今

得償艤舟河縣下騎馬達祠堂伏行仙遺像我志愈激

昂誓歸東村住心祈契空蒼庶可見張子侍翁入帝

鄉

宣和二年九月廿四日馱次劉採仙尉張思范陽范

朴羽人張昌道聯駟同來

勅差知東平府濟北穀城黃石山靈顯觀事兼京東西路傳授科教師賜紫艾知筌立石

忠訓郎東平府博州夾河巡檢兼東阿縣巡檢譚

修職郎東平府東阿縣主簿張口

通直郎知東平府東阿縣管句勸農事宋口

迪功郎東平府東阿縣丞吳世英 李全刊

徽宗大觀元年詔立八行取士科凡孝悌忠和睦嫺任恤為八行全備者耆隣保伍申縣申州申尚書省

釋褐命官此劉先生殆亦以八行舉而留京師者歟

山左金石志

按劉先生不署名豈年月下有猷次劉採或即其

人歟宋史地理志東平郡本鄆州宣和九年改為

東平府宣和只七年無九年此或是七年之誤此

詩宣和二年所書而艾知全等銜名有東平府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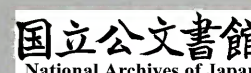
則是題詩在宣和二年立石在七年也

宋京太清閣詩刻

石橫廣三尺八寸高二尺二寸五分十七行行十四字行書在高陵縣

登太清閣二首

望斷秦原日月寬西來涇渭側依山憑誰喚取王摩詰
寫到孤鴻滅沒間



輦路名存跡已陳斜陽今作幾家村
繚牆月轉華清夢
來破高陵渡口昏

宣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成都宋口口宏口

京請郡得幽取道渭上觀爲命口詩刻次韻奉呈口

口奉議公蜀宋京

金節透迤去不還羅霄星斗煥秦天
白雲拱木今何在
歲月聲名相與延

乞守初來到渭濱
玻瓈親爲拂詩塵
口江集裏新添得
留取鍾評付後人

宣和辛丑四月晦

口口口知高陵縣事楊口立石口陽米清摸刻

按宋京史無傳宋詩紀事云京成都人崇寧進士

不詳其歷官引成都文類載其琴臺武擔二詩而

不及此石刻

季季梵仙詩刻

石橫廣三尺一寸高二尺四寸四分十二行行九字至十二字不等草書在上元縣祈澤寺

虛窻雲暗青燈小松檜無風春悄悄子規枝上叫夢回

清磬一聲山月曉

官南宮北添身累年去年來換鬢青何日歸來閑歲月
掃山廬墓過餘齡

大觀戊子暮春季季

政和癸巳四月廿四日將去此趨關

万里區區學宦游江南江北幾時休朝來作別殷勤語

為謝多情黃栗留

宣和四年壬寅歲四月旦日祈澤寺住持沙門道昇

上石

右季季及梵仙詩前二首後題大觀戊子暮春季季
季下著二點似是其人之字其詩云官南官北添身
累年去年來換鬢青何日歸來閑歲月掃山廬墓過
餘齡則亦嘗仕於朝者矣詩又有廬墓之語或即趙

孟遠之昆弟乎又一詩題云政和癸巳四月廿四日

將去此趨關自署梵仙亦不知其姓名也此與高逸

上人詩碣書法皆俊爽竝宣和中祈澤寺沙門道昇

所刻葛寅亮金陵梵刹志所失載也

朱濟道呈妙空禪師詩

表本高廣行字皆不計
篆書在長清縣靈巖寺

二季隆謂向東州見盡東州石幽而

邦尋常費心眼靈巖澗得少諱留可一

東州山水夾堤澗及至靈岫分外幽會

可應師懸指永直須於動寶峯頭可二

宣和五年二月初九日朱濟道偶書
呈如公妙空禪師

口漢漢定禪師之觀音化身初居靈

岳口口神寶峯此釋迦石像也

白

釋文

二年催遣向東州見盡東州水石幽不把尋常費心眼

靈巖消得少遲留

右一

東州山水亦堪遊及至靈岳分外幽會有定師能指示

直須行到寶峰頭

右二

宣和五年二月初九日朱濟道偶書呈如公妙空禪

師

口魏法定禪師乃觀音化身初居靈岳口口神寶峰

作釋迦石像良有深旨

按朱濟道不詳其何許人如公妙空禪師者妙空

是賜號名淨如住持靈巖者也末小字注二行十

九字亦篆書記法定禪師事長清縣志云法定禪

師梵僧也魏正光初杖錫來遊方山見希有如來

曾於此成道遂經營梵宇有蛇引道二虎負經并

白兔雙鶴之異遐邇助工於是窮崖絕谷化爲寶

坊勅賜名靈巖寺志但詳剏建靈巖而不及法定
禪師爲觀音化身此碑可補邑志之闕

妙空禪師二頌

石橫廣二尺七寸五分高二尺六寸五分前刻二頌
十一行行十二字十三字後刻記三行每行字數二
十四五六不等行書
在長清縣靈巖寺

拙頌奉別 知事頤首兼 人雲堂諸禪衆

住山淨如拜呈

七年林下冷相依自愧鉛刀利用微聚散莫云千里遠
輪天一月共同暉

慈書記寫予真求讚漫書此以塞來意

眉不修疎頭突兀鼻壘垂兮顴無骨長憐百醜兼且訥
慈禪慈禪不我拙名兮邈兮水裏月咄

宣和五年八月初三方山老拙書

妙空老師嗣法薦福英和尚出於大宗師門下兩坐
道場僅四十載凡示徒貴機用唯棒喝可語言知客
道德獲此二頌囊之久矣師今示家命工摹石蓋傳
不朽皇統三年中焮日監寺僧義由謹記

宣和重修東嶽廟碑

碑高二丈五寸廣七尺五分二十六
行行七十四字正書篆額在泰安縣

宣和重修泰嶽廟記

翰林學士承旨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修

國史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壹

伯戶臣宇文粹中奉勅撰

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知襄慶軍府事管句

神霄玉清萬壽宮兼管內勸農使兼提舉濟單州兵

馬巡檢公事陳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

袋臣張滌奉勅書篆

宣和四年九月有司以泰嶽宮廟完成奏功

制詔學士承旨臣宇文粹中紀其歲月臣

粹中辭不獲命退而移文有司盡得營建修

崇詔旨本末與庀工鳩材因舊增新之數謹

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自昔受命而帝者咸

有顯德著在天庭合四海九州之懽心以為

天地社稷百神之主故有壇場圭幣以象其

物有宮室祠宇以猶其居有牲牢酒醴以薦其潔有祝

冊號嘏以導其誠其漠然而意可求僂然而誠可格殆

與人情無以異是以黃帝建萬國而神靈之封七千虞

夏商周文質迭救雖所尚不同而事神以保民其歸一

揆故其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又曰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其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又曰墮山喬嶽允猶

翁河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自開闢以來尊稱
東嶽其穹崇盤礴雖號爲一方之鎮而觸石膚寸不崇
朝而利及天下是以歷代人君昭姓考瑞盛登封之禮
告祭柴望五載一巡守必以
岱宗爲首而

神靈烜赫光景震耀載在書史接于耳目者奕
奕相屬也
宋受
天命建都于汴東

倚
神嶽遠不十驛
章聖皇帝肇修

封祀蓋嘗躬款
祠下欽惟

神靈響答之異念唐開元始封王爵禮加三公一等
未足以對揚
五嶽咸陞

帝號自是宮廟加修薦獻加厚四方萬里士
民奔湊奠享祈報者蓋日益而歲新也
皇帝

聰明仁孝光于上下
神動天隨
德

施周溥旣已躋斯民於富壽迺
申敕中外凡

所以禮
神祇崇顯祀盡志備物畢用其至歲

在辛巳迄于壬寅
詔命屢降增治宮宇繚牆

外周罽罃分翼巋然如
清都紫極望之者知

其爲
神靈所宅凡爲殿寢堂閣門亭庫館樓

觀廊廡合八百一十有三楹財不取于賦調役不假于
追呼而屹然崇成若
天造地設
靈

祇燕豫福應如響嗚呼真

盛德之事也惟古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
謂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三時不害
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上下皆有
嘉德而無違心也臣竊伏觀

皇帝陛下臨御

以來 夙宵之念無一不在於民者發號出令

以誠以告頒恩施惠以生以育設官擇人以長以治制
法垂憲以道以翼以訓以齊政成化孚中外寧謐於是
國有暇日以修典禮民有餘力以事神祇咸秩無文周
徧羣祀自古所建上下遠邇靈祠吉祝于今莫不畢舉

觀是宮廟土木文采輪奐崇麗則知郡邑之富庶帷帳
煒煌衮冕璀璨則知絲枲之盈溢牲牲充庭醪醴日御
則知耕牧之登衍簫鼓填咽歌呼係道則知氣俗之和
平 神之聽之迺底陳于上 帝用降

鑒錫茲祉福則

社稷之安固

麇數

之綿遠蓋方興而未艾也臣既書其事又再拜稽首而
獻頌曰

於皇

上帝 口觀九有 孰贊

天緯 山川封守 帝欲富民 俾阜貨財 溥潤澤
之 俾司風雷 東方岱宗 是為 天孫

體仁乘震 生化之門 昔在章聖 崇以 帝

號 發冊大庭 五雲前導 施于子孫 格是神保

歲在攝提 新宮載考 皇帝慈儉 愛民

自衷 不侮鰥寡 不廢困窮 神鑒其仁 錫之婁

豐 皇帝神武 赫然外攘 馴服悍戾 以

蕃善良 神予其義 助之安疆 仁義既洽

民有餘力 還以報 神 神居是飭 峨峨

神居 作鎮于東 有來畢作 庶民所同

惟此庶民 惟皇作極 丕應侯志 徧為爾德 祝

皇之壽 泰山同久 握圖秉籙 歷箕旋

斗 祝 皇之祚 泰山等固 鎮安二儀

混同萬宇 下逮羣黎 徧敷錫之 億載萬年 惟

神是依 匪 神獨依 惟 天

無私 有謠康衢 述是聲詩

嘗宣和六年歲次甲辰三月己酉朔十八日丙寅建

胡寧刊

案徽宗本紀既無制詔撰碑之文禮志嶽瀆條亦不
詳重修祠宇之事而此碑文體書法皆極壯觀實為
岱廟諸碑之冠惜宇文粹中張滌宋史皆無傳莫能
攷其事蹟耳碑陰列嶽廟職事人員凡二十行

山左金石

志

按此碑在泰安府城內西北隅岱廟內泰山舊有上中下三廟此其下廟也凡歷代祭告皆於此行禮廟之制中為峻極殿南為仁安門又南為配天門門東三靈侯殿南為炳靈宮門外此碑在焉據山左金石志碑有陰列職事姓名今失搨

賈炎饒益寺二題名

石橫廣四尺一寸四分高一尺三寸四分二十五行行八字九字不等行書在朝邑縣

先考成正公留題

顯謨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賈炎政和三年歲在癸

巳夏五月蒙

恩罷延帥領真祠奉母歸居潁昌與諸子公說公燮公傑公輒公節公龔公烈公協公頡諸孫適運姪孫道同過此寺二十九日題

政和五年夏自郟延帥蒙

恩從請移守南陽六月二十七日侍

親過饒益寺顯謨閣待制新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賈炎題諸子公哲公燮公輒公節公龔公烈公協公頡諸孫隨德壽德隆侍行 呂元明馬元鈞偕來

宣和六年四月初八日男承務郎充專一總領措置

陝西路鑄錢司准備差使公傑親墓上石

河中府張崇智刊

先題云顯謨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賈炎政和三年五月蒙恩罷延帥奉母歸居潁昌後題云炎自鄜延帥移守南陽侍親道饒益寺顯謨閣待制新知鄧州兼京南路安撫使賈炎題攷宋史炎昌朝之子歷官工部侍郎政和中以顯謨閣待制知應天府徙知延安求內郡以養母乃命為潁州未行復畱改河陽又改鄧州加直學士知永興入對畱為工部侍郎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前後奉母過饒益寺者始則由延帥之潁州再則由河陽改鄧州也傳文叙次不甚明白不如碑之詳著也又公傑題此云先考成正公畱題傳亦不及其謚其缺略如此南京即應天府唐之宋州也鴻慶宮太祖神御殿名

關中金石記

按陝西通志饒益寺在朝邑縣南十里新市鎮創自蕭梁天監唐貞觀二年起十三層浮屠歷代名賢採勝賦詩勒石金新市監趙忭因歲久石刻殘缺收置藏春塢壁附以記今藏春塢賈炎題名石尚存即謂此石刻也

淳化縣吏隱堂記

右高五尺廣二尺四寸二十行
行四十九字行書在淳化縣

淳化縣吏隱堂記

梨園昔雲陽支鎮爾我宋淳化間易爲縣隸華原宣
和初□□□□□□□□請□□南幽羽檄飛書
控扼兩路今爲衝途簿書之繁戶口之夥不減劇邑名
公鉅儒臨蒞于此者比比焉蓋亦善地也方朝廷口
□□令爲民長人歲在乙巳命宣教郎賜緋魚袋張公
^{安祖}來典是邑到官未朞月而境稱治老姦猾吏屏肩
縮首州郡知其賢□□下簡百里之民安居樂業豈不
踴歎縣舍卑隘前後作治者倥偬於簿書間而修治補

廢鮮能及之公一日環眎其宇□□□歎曰君子之
居一日必葺况令居一邑事耶遂完西堂使之南向命
曰吏隱又所以見公爲政優游臨事不擾剝繁撥劇
□□寂然而申申於此也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腐棧斷
瓦旣完且固不窘寒暑闢而卽之則縣之舊圃美木清
池遊息之亭微步□□皆在其後平畦淺檻佳花香草
之植皆在其左右於是退處其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
思亦不敢忘其政非特爲休佚之設□□公治民之
意勤矣堂之後楹曰蒙軒周敞明窓旁列机按書史圍
坐面面植脩竹直幹高節四時惹翠殊無一點塵埃氣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三
口口餘裕搜幽摘奇以醉六經此又得隱中之佳趣也
噫士被於化育民樂其耕桑以自養自足故牛馬之牧
於山谷者不收五口口積於田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
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 公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
蚤莫休暇故得以升其堂真所謂吏隱口口口本部漕
使朝議劉公^長來攝是邑也愛其民旣淳事且簡發於
謠詠作詩十章以蒙軒真吏隱之句冠於篇首後人慕
其口口刻諸石而 公又新其堂以居焉則知賢者用
心其不相遠矣 公三口顯族也 嚴府君使待制公
元豐間嘗遊是邑見口口地涼泉甘木茂徘徊不忍去
寓茲累年率邑中士人日從其學循循博約略無少倦
我公旣登甲科而座下之士相繼馳口口口屋者有
之歲月遒邁口指四十年間今 待制公累鎮巨藩勲
業昭著 眷倚之重恩數之隆冠於一時天下口口口
祈 公登庸而懇請琳祠優佚里閭爲四方達士之榮
觀 公累歷幕府婉畫有勞 朝廷知其績 召還賜
對又特 口口服褒之行將擢用矣顧小邑不足以
展其才 公之臨也思昔 杖屨所歷之地留心城邑
撫養士民誠亦至矣由是觀之 口口且隱於是以待超
騰也邑民欲 公久此政但恐席未溫 紫詔西來促

裝東去預以爲思耳彥政雍人也旅食于茲行踰口口
又霑被德化沐公顧遇其心如何哉公以命堂
之意見囑僕素乏才能辭不獲已謾書其實公字宗
成云宣和七年口月初三日杜陵石彥政記并書

按淳化縣五代以前總謂之雲陽縣宋淳化四年
析其地置淳化縣屬耀州宣和初改屬邠州碑故
云梨園昔雲陽支鎮我宋淳化間易爲縣隸華原
宣和初云云梨園宋史地理志作黎園雲陽縣鎮
名華原卽耀州華原郡也縣令張姿祖多善政而
史無傳撰書人石彥政亦無攷淳化縣隸邠州迨
靖康二年爲金天會五年金元帥府宗翰宗望率
兵伐宋陝西之地賜楚淪金蓋距此碑之立僅兩
年耳

太史公廟記

碑高三尺八寸五分廣二尺六寸五分
二十一行行三十三字正書在韓城縣

芝川新修太史公廟記

東魯尹陽撰

西韓焦丙書

太史公爲紀錄之宗表表而矜文辭者皆不能出其囿
吾得觀其書矣至于廟像冢藏之古吾弗得而見之宣

和七年秋予始官韓城尋遺訪古乃在少梁之南芝川之西得太史之遺像焉予咨嗟而致式之因低徊周覽則棟宇甚傾頽階阨甚卑壞堦隧甚荒蕪惟是享嘗缺然不至予乃愀然發喟屬諸耆老而告之曰司馬公文爲百世之英而所居不能蔽風雨學爲紀述之淵而所藏不能去荆榛今洪河汨流漾乎前也中條嵬起峙乎東也河嶽深崇氣像雄渾公文實似之而冢廟卑庳如此其不稱公之辭與學也甚矣獨不爲邦人之耻歟予乃率芝川之民擇其淑慝而好事者凡一楹一桷至于瓦甍門䟽之用悉以資之卽公之墓爲五架四楹之堂又爲複屋以崇之旣宏旣完矣於是直榮光之澳覘禹鑿之山面汾陰之睢縱口遐觀豈不快哉嗚呼維公之文大肆於周漢之間馳騁於千世之前其力勗負實幹造化欲談而悉之吾所不敢動吾喙觀其下葬於茲豈非洪河巨嶽實稱公之文也哉乃作述事享神之歌俾邦人習之歲時以樂公之神其詞曰

公辭有如黃河流黃河吐溜崑崙丘上貫星纏經斗牛下連地軸橫九州瀕崖搏石轉洑流騰煙跼霧飛蛟虬邇來宏放三千秋班公襲非公儔公鑿混沌開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雙眸力敵造化窮冥搜公祠慘淡連古丘薨摧瓦落
風蕭颼我獨來兮爲公愁新公祠兮去榛杞殺甚
豐兮酒甚旨民髣髴兮公燕喜韓之原兮山之趾雲
亭亭兮河瀾瀾公之來兮歲豐美雲爲車兮颺爲轡
公之來兮福滂被雲滅沒兮風不留公曷往兮俾
我憂

靖康改元四月甲辰立石之文刊字王彥

按太史公廟在墓前墓在韓城縣南二十里水經
注云司馬子長墓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
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

碑樹柏太史公自叙曰遷生龍門是其墳墟所在
矣陝西通志引雍勝略云太史公墓在韓城縣南
芝川鎮墓前有坡因號司馬坡而建祠焉韓城縣
志云漢太史令司馬遷墓在芝川南嶺上西枕梁
山東臨大河氣勢雄闊古柏數十百皆蒼老如鐵
懸於兩崖作蛟龍狀子長一家歸然其巔祠壁石
墨林立代有名作家以石砌二柏出其上盤崛尤
奇北望少梁曉煙殘照如圖畫然以上諸條可與
此碑參觀俾讀者益資景仰云

拱極觀記

碑高三尺九寸二分廣二尺五寸四分
二十七行行五十字正書在華陰縣

拱極觀記

朝奉大夫新差提舉京

缺

進士按尉特添差充華州准備差使權華陰縣贍軍

務權詵書

大觀初東嶽太上皇以水行協序潤下收功解梁奏鹽

澤復興寶艦薦瑞散則搖銀海聚則擁雪山其獲十

缺

宗社無疆之休聖德謙冲功不自有乃歸美于

靈眷祐百神受職申遣王人往會漕臣洎郡邑官僚按

封內與夫隣境方丘嶽鎮凡祠宇在祀典者

缺靈祝

且為民邀福而華陰西嶽金天順聖帝廟得重葺焉

先是廟中有北極真武殿寄廡下提舉脩蓋官王

□□□□□□□□□□事仲干焚香祈得吉卜矢當告遷以

表異顯德杯應如響遂即廟垣之東徙建殿宇并抗

章請差華嶽觀道士雷道之□□□□焚誦及管真武

道院道之因闢廟堦隙地增廣作堂室廊廡廚庫凡百

楹重和元年冬詔使王仍來降御香盼嚮有感奉

聖旨撥賜嶽廟舊田伍頃特免二稅充齋糧宣和七年

四月恭被宸翰賜觀名曰拱極復命道之永紹住持

茲其始因也仰惟北極真武靈應真君以輔佐王

帝而照臨下土幽無弗燭遠無弗屆感無弗通其炳靈
妙用雖默運於冥冥不測之中斷邪滅妖拯危拔苦福
善禍淫每著於昭昭可見之地上衛 皇圖下濟群品
陰功密德殆不可數計察人間善惡功過欲使愚迷遷
善遠罪回向正道而已所以天下尊奉畏愛洞洞乎如
在其上故寓神之館隨在在而嚴飾也况拱極肇營境
占勝絕面橫蓮嶽之三峯背折龍門之一曲山川秀異
物產瓌琦誠古今仙聖之所宅幽人逸士之所會也道
之自徙殿至賜觀額住持二十年矣既克己礪行遵奉
戒錄普施符藥且得同徒郭隨之協贊薰脩之外共葺
觀事口薤榛莽疏口泉石培植松竹花藥虛而明者軒
亭開邃而雅者洞府列煙霞葱朧風月澄澈將與華嶽
觀相表裏門枕大路介乎京洛雍蜀之間過客憧憧往
來名馳利騫塵染塗汚乃口妄觸禍機橫罹罪罟覆車
相望而不休不止吁可閔歟豈知口宮清淨近在道周
外如市而中若水又可以息機返照頤神引年于斯也
公度庸濁凡軀夙叨道蔭言念宿世於真君或有少緣
蒙祐多矣醴泉探符則告以吉凶之祥鸞居求嗣則錫
以龜蛇之夢 神休靈貺無所報稱於是羽人求記謹
齋戒緝文以摠丹悃云靖康元年八月三日記

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本觀舊記爰自 聖朝靖
康改元中朝奉大夫薛公所作刻諸琬礪意欲傳於
久昨緣兵革蠹起大火縱焚致于泯滅其文則道之
口嘗錄之以行逮今十三載矣經曰 口地運口有
數而口口口道之雖至愚緬思 景貺得非 真君
之密贊耶謹募工重刊于石恭銘

休美云時昭興九年歲次己未中元日前西嶽知殿
兼 觀主賜紫道士雷道之謹記

副觀道士楊子淳 知觀道士楊道誠上石

王文口刊

右小碑本在拱極觀觀已久亡萬歷中有人培地得
此碑置之嶽廟中與宇文周碑竝立其碑文鄙淺無
足采然吾於是見宋人風俗之厚而黃冠道流
猶能念本朝而望之興復其愈於後世之人且千萬
也夫紹興九年高宗方在臨安而金人有許和之約
考之於史八年十二月丁丑詔金國使來盡割河南
陝西故地通好于我令尙書省榜諭九年三月丙申
王倫受地于金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宿亳曹單州及
陝西京西之地四月辛亥命樓炤宣諭陝西諸路十
年五月金人叛盟陷永興軍則此地之復歸於宋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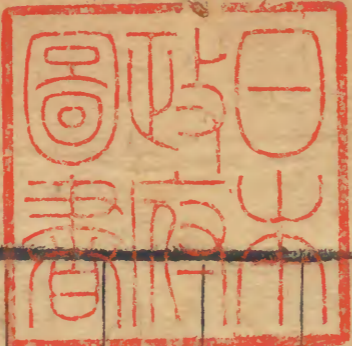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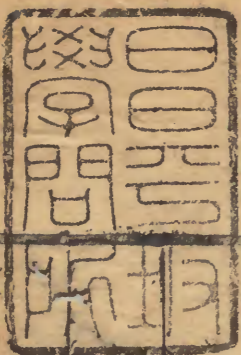
無多日而雷道之一道士耳能于干戈喪亂之際而
繫思本朝辭微旨切以視夫士大夫之醜顏臣僕者
不大有逕庭邪余見朝邑藏春塢之記稱阜昌癸丑
西安府學有華夷圖刻亦稱阜昌七年而以偽齊劉
豫之號而欲壽之貞石豈不見此文而媿死也其沒
于土中久而後出豈陷金之後觀主埋之如鄭所南
井中心史之爲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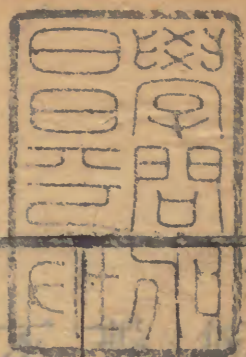
金石文
字記

按此碑撰人姓名已缺文中公度凡軀云云雷
道之記有云中朝奉大夫薛公所作則當爲薛公
度作矣而關中金石記乃云薛存撰或別有所据

歟陝西通志拱極觀已無攷据碑文則重和元年
降御香宣和七年賜觀名靖康元年刻碑記旋遭
兵革至紹興九年重刊當靖康元年八月金人內
侵皆在河北河東一路其時關中尙屬晏安逮紹
興九年和議已成陝西之境在受地數內故重刻
碑記尙覺優游乃紹興十年永興陷至十二年則
全陝悉淪于金矣金地理志京兆府路郡縣皆皇
統二年定制卽紹興十二年也

文化丙子





多日而雷道之一道士耳能于于戈
 忽本朝辭微旨切以視矣士大夫之觀顏臣僕者
 蘇在平處補循蘇興于二平出之記稱阜昌癸丑
 西全刺悉命于金與金匪匪志京兆錄都縣練昔皇
 家幹詰尚費對裁江蘇與十年亦與閣至十二平
 與此平味鑄日與刺西之費亦受此樓內姑重
 并費皆在西北而東一割其報關中尚屬吳安慶蘇
 吳革至蘇興此平軍以當散泉示平八民金人內
 判時香宜味十年顯騰各散泉示平修軒時鐵數
 與刺西與志蘇興日無效蘇軒文頃重味示平

